

宣德官窯瓷器豐富性之研究（上）

廖寶秀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內容提要】宣德官窯為有明一代的極盛時期，燒製工藝的精湛，與生產力的旺盛，並不因其燒造期間短暫（西元一四二六～三五）而稍有遜色。無論單色釉、彩瓷、或各式紋飾，幾為宣德之前所未見。本文主要以傳世宣德瓷器——包括海內外各公私博物館所藏，以及景德鎮明代御窯廠遺址出土宣德瓷片，進行排比與梳理，進而論證宣德官窯的豐富特色——豐富的器型、釉彩、一元多式的豐富裝飾技法——即同一器型，多種釉彩裝飾；同一紋飾，多種器型，以及豐富的成型工藝、款識佈局和紋飾。

宣德瓷器對其後官窯影響至鉅，不論器型、釉彩、紋飾及款識皆有示範楷模作用。文內亦舉例排比創始與沿襲或仿製之間精拙之別，而明清官窯仿製宣德瓷器之多，亦可證其對後世影響之深遠，因此宣德官窯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其重要地位及傳承意義。

一、前言

明代自洪武定制，設御窯廠於景德鎮，燒造宮廷用器，清廷繼之，歷世五百餘年而不墜。有明一代，官窯之所以出類拔萃，乃在於得自最巧熟工匠，用最優良瓷料，選最佳畫稿，成品上貢，精挑細選，百擇一二，而留傳至今者，其珍貴自不待言。其中尤以宣德官窯量與質之高，為世所稱道。以豐富陶瓷收藏著名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而言，宣德官窯的藏品，即達二千件左右，且大多為精品，佔陶瓷總藏品的十二分之一。【註一】

明宣宗朱瞻基（西元一三九九～一四三五年）年號宣德，在位雖僅十年（一四二六～三五），然由清宮所遺留數千宣德

官瓷，以及明、清文獻對宣瓷的評價，【註二】可以得知宣德一朝，官窯燒製工藝的精湛，與生產力的旺盛，並不因其燒製期間短暫而稍有遜色，反而這段時日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宣德官窯為有明的極盛時期，其重要特色為：一、器類之多，可謂明代之冠，大如天球瓶、大罐、大盤、大缸，小如握不盈把之硯滴、紐印、小蓋罐、鳥食罐，（圖一、二）凡日常所用，幾乎無所不有。二、釉色、裝飾之廣，如各種釉上、釉下彩釉、仿古釉等多種陶瓷工藝的結合，以至各式裝飾，為宣德之前所未經見。之後明清官窯仿造宣德製品數量之多，亦可見其受重視之一斑。

此論文所述文物資料不單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官窯藏品，且亦包含景德鎮明代御窯廠遺址出土宣德官窯瓷器，以及海內外各公私博物館所藏。經由多量宣德官窯瓷器的排比、整理，更加確認筆者所論主旨——宣德官窯豐富的創造性——元多式的裝飾技法，即同一器型，多種釉彩裝飾；以及同一紋飾，多種器型，是瓷器史上極為特殊的現象。

一、宣德官窯概說

【註一】：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官窯器，據筆者粗略統計（包含《故宮瓷器錄》第二輯明甲上、下編），約有一千九百三十八件，加上宣德無款器，未納入《故宮瓷器錄》宣德部分者總數應該在二千件以內。惟其中亦有明、清官窯仿者，有待將來精確鑒別統計。

【註二】：1 明王士性（一五四六—一五九八）《廣志釋》（二五九七）卷之四（江南諸省）：「浮梁景德鎮雄村十里皆火山發焰，故其下當有陶埴，應之本朝，以宣、成二窯為佳，宣窯以青花勝，成窯以五彩。……」，《筆記小說大觀》四十三編五冊，（臺北，新興書局，（文後均稱《筆記小說大觀》），民國六十四年），頁八三。

2 明張應文，《清秘藏》卷上第六（論窯器）：「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即暗花者、紅花者、青花者，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絕品。……」，收錄於楊家駱主編《藝術叢編·觀賞彙錄》上（世界書局印行，民國七十七年四月），頁二四四、二四五。

3 清朱琰《陶說》卷三（宣德窯）：「按此明宣窯極盛時也，選料、製樣、畫器、題款無一不精。」收錄於楊家駱主編《藝術叢編》第一集《陶瓷譜錄》上冊，頁一七三。

中國陶瓷的歷史，源遠流長，上溯新石器時代，至今少說也在七千年以上。其間隨著時代，科技、文化的推移，形成各個時代皆有其獨自風格與特色。如新石器時代彩陶、龍山文化黑陶、商周原始青瓷、漢綠釉、唐三彩、宋瓷（單色釉瓷—青瓷、白瓷、黑瓷……）、元明青花、明清彩瓷等等，皆成每一時代陶瓷工藝的代名詞。

唐宋時期各大名窯遍及中國南北地區【註三】，元代景德鎮影青、青花瓷燒製工藝成熟，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在景德鎮設立浮梁磁局，並置官匠八十餘戶燒製瓷器【註四】，為明清官窯奠定了良好基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宮廷於此設置御器廠，【註五】之後，至清代覆亡為止，五百餘年間一直為明清兩代燒造御用瓷器，成為全國的製瓷中心，獨領風騷，瓷都之名不脛而走。同時，官窯之外，景德鎮民窯瓷器亦佔據了全國的主要市場。【註六】

洪武官窯，早期由南京明代故宮遺址出土洪武時期的瓷片之後，洪武官窯瓷器始為世人所知。【註七】近十幾年來，在景德鎮珠山官窯遺址，復有大量瓷片發掘出土，儘管缺乏款識，但從伴出書有洪武初縣官「趙萬初」銘的盜瓦上文字遺留，

【註三】：近十幾年，由於考古發掘，發現唐、宋名窯遍佈南北，尤以宋代窯址，幾分佈於十九省，近二百縣市。見《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二陶瓷（中）（中國美術全集編集委員會編，一九八八年），頁一四。

【註四】：明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等《元史》（百官四），中華書局排印標點本，頁二二二七。

【註五】：根據文獻記載，明代御窯廠設置於洪武年間的說法有二，一為洪武二年說（即引清乾隆七年，李存德·汪勳合撰《浮梁縣志》內〈建置·景德鎮廠署〉條：「御器廠建於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設廠制陶以供尚方之用……」）。二為洪武三十五年說（引據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書》（成書於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中謂：「洪武三十五年始開窯燒造，解京供用，有御廠一所，官窯二十座。」）大多數中國陶瓷研究者肯定前者，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新園亦有文佐證「洪武二年」（見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之研究》，《鴻禧文物》創刊號，民國八十五年元月，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頁九〇—九四）。若洪武三十五年的說法成立，則幾無洪武瓷器可言，因洪武只到三十一年，加上後來永樂帝為免遭篡位之譏，把惠帝建文四年一起併入洪武，亦不過三十五年。

【註六】：明宋應星（生於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七，卒年不詳。）《天工開物》（刊於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云：「合併數郡，不抵江西饒郡……若夫中華四裔，馳名獵取者，皆饒郡景德鎮之產也。」可見景德鎮在明代已馳名全國。（中華叢書委員會，民國四十四年七月），頁一九四、一九五。

【註七】：南京博物院於一九六四年春天，在南京市明故宮內宮宮牆的玉帶河西岸地表下河底淤泥中，發現大量明代瓷片。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明故宮遺址出土洪武時期瓷器》，《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八期，頁七一—七七。

【註八】再與傳世器比對，學界對其型制、紋飾大致已有一定的共識。【註九】永樂官窯則因甜白、祭紅等單色釉瓷，遺有刻劃「永樂年製」四字暗花篆款，以及景德鎮珠山永樂官窯地層出土大量永樂瓷片，經拼接修復後，公諸展覽，【註一〇】對其界定，亦並無異議；無款青花官窯瓷器，經由出土器及傳世器作比對，其紋飾、型制與洪武官窯明顯不同，辨識亦不成問題；惟與宣德早期無款器之區別，猶不免疑議，不過由存世數千件宣德官窯器，與永樂官窯器作一比較，彼此劃分，學界亦有成說。【註一一】

宣德官窯除前述宣德早期無款器外，大多帶有款識，給與了宣德官窯明確的身分證明。官窯瓷器上正式書有年號「宣德年製」四字楷款，以及朝代、年號「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款者，創始於宣德；永樂則僅有部分帶年號的四字篆款「永樂年

【註八】：一九九〇年景德鎮珠山東頭門出土的鐵料書「趙萬初」銘瓷瓦，記載監製瓷瓦官員、監工，及製瓦匠人名字，趙萬初據考為洪武中期浮梁縣第一任縣丞，因此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認為此地層遺物下限在洪武二十年左右。（參見同【註五】，劉新園文）

【註九】：近幾年來學界對洪武瓷器研究陸續有文發表，如汪慶正〈明景德鎮洪武瓷述略〉，《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九二～三一〇。）、日本長谷川祥子〈中國青花、釉裡紅磁器における洪武式様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成城文藝》第一三七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頁二六～七九。）、陳克倫〈明洪武朝景德鎮瓷器研究〉（《文博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月，頁一二三～一六二。）、廖寶秀〈明初洪武瓷器紋飾之鑒識〉（《故宮文物月刊》第一五九、一六〇期，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七月，頁四二〇、六〇七五。）

【註一〇】：民國八十五年元月，鴻禧美術館曾舉辦「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展覽，這批向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借展的出土瓷器雖包括洪武、永樂、宣德、成化器等四朝瓷器，其中以永樂佔大部分，成件器九十五件，另尚含釉裡紅書「永樂元年」、「永樂肆年」款瓶等瓷片，總數超過百件。此為一次精彩成功的展覽，嘉惠研究者對明初瓷器更深的認識。

【註一一】：本世紀中葉後，如孫瀛洲所著《元明清瓷器的鑒定》、《文物》一九六五年第一期、一九六六年第三期。）、《試談明代永樂、宣德景德鎮官窯瓷年款》、《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六〇年總二期）或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紫禁城·兩木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之研究》（《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五年一月。）、等多篇論文或專書中皆有精闢論斷永樂、宣德之劃分。近年則如本節所述景德鎮珠山官窯遺址出土大量各時期汰選瓷片，經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劉新園所長等人的研究，發表論文，如前註五引文，永樂、宣德之分愈加鮮明。

製」器，而不冠朝代，此為宣德官窯在陶盜史上的重要意義之一。此後明、清官窯款識，多承襲此二種四字款或六字款形式。宣德官窯盜器，極負盛名，早在明代即與永樂、成化盜齊名，甚而凌駕其上，而青花盜、寶石紅、釉裡紅等尤備受稱賞。根據諸家筆記文獻記載，如明王士性《廣志釋》卷之四中載：「……本朝，以宣（宣德）、成（成化）二窯為佳，宣窯以青花勝，成窯以五彩。……」；又明張應文《清秘藏》〈論窯器〉中亦指：「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即暗花者、紅花者、青花者，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絕品。……」【註一二】等等即可概見一二。

有關宣德官窯燒瓷的正式記錄，在《明實錄》及《明史》〈食貨志〉中皆可考見，如《明宣宗實錄》洪熙元年九月己酉條載：「命行在工部於江西饒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註一三】；《食貨志》則載：「……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几筵龍鳳文白磁祭器，磁州造趙府祭器。」【註一四】；然而《明實錄》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條亦記：「內官張善伏誅，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上命斬於都市，梟首以徇。」【註一五】，明代雖自洪武二年，即設御器廠於景德鎮，然據正史記載，朝廷正式遣中官至御窯廠督燒瓷器，應始自宣德即位之初。【註一六】

景德鎮官窯由於係宣德開始派官駐督，因此較明初洪武、永樂二朝，應當更具規模且趨於制度化，宣德官窯六字銘款的

【註一二】：參見同【註二】：1、2。

【註一三】：《明實錄》冊十六《宣宗實錄》卷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頁二三一。

【註一四】：《歷代食貨志注釋》，李洵校注《明史食貨志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頁二八四。

【註一五】：《明實錄》，冊十八，《宣宗實錄》卷三四，頁八六三。

【註一六】：《浮梁縣志》雖載洪熙間少監張善始祀佑陶之神，而張善應該是在洪熙間宣德即位後便往景德鎮監陶。如本文所述，仁宗在位僅十個月，洪熙元年五月崩逝，宣宗是年即位，改明年為宣德元年，而洪熙五月至十二月的事務，事實上發生在宣德業已在位的期間。正史《明史》明記其為宣德始遣中官之饒州，故宣德開始派官監陶，應無疑義。

產生，或與朝廷的直接遣官制度有關。明代官窯由宣德開始於景德鎮大量生產製作宮廷用器，據《大明會典》記載，在宣德八年，尚膳監題准燒造龍鳳紋瓷器，差本部官員，關出該監式樣，往饒州燒造各樣磁器，一次就燒製了各式龍鳳紋瓷器，達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之多，【註一七】這還不包含龍鳳紋以外的各式紋飾瓷器。以故宮博物院現今所藏宣德瓷器而言，龍鳳紋器雖然不少，但也只佔所有的十分之一強而已，由此可知，宣德官窯燒造規模之大，至為驚人。另見《明實錄》之宣德五年九月，工部奏遣官燒造白磁龍鳳文器皿畢，又請增燒，帝以勞民費物，遂命罷饒州燒造磁器。【註一八】依史料文獻排比，似乎宣德五年九月罷燒後，直至宣德八年朝廷才又命其恢復。

有關宣德朝於饒州（景德鎮）燒造瓷器的記錄，《明宣宗實錄》及《大明會典》上所載，僅有三次，即宣德元年、宣德五年及宣德八年，其間或有加燒，然無記載。計宣德皇帝在位十年間，景德鎮燒瓷或僅中斷二年左右，兩次的燒瓷記錄中，只提及白瓷祭器和各式龍鳳瓷器，而未記有其他紋飾者。

宣德白瓷及龍鳳紋以外的官窯器，究竟燒造於何時？文獻資料並無記載，今日頗有學者據前述記載，把大多宣德白瓷器，定為宣德五年以前製品，而大多數的青花器則視為宣德五年以後的製品，筆者以為此一說法，似乎牽強。【註一九】文獻中歷史實務的記錄，往往只是特殊事件的載記，如洪熙元年的造奉先殿龍鳳紋白瓷祭器，八年的尚膳監題准燒造各式龍鳳紋瓷器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五年則是工部奏遣官燒造白瓷龍鳳紋器皿結束後，又請增燒，宣德皇帝以勞民費物，遂命罷饒州燒造瓷器，三次皆僅提龍鳳紋飾瓷器，而其他多式釉彩、紋飾的燒製，均未提及。筆者以為上述三次與燒瓷有關的記載，蓋因史料載記或在於強調首次燒製祭拜祖先奉先殿白瓷的重要性；或龐大數量的特殊性；或皇帝體恤臣民的德意；每一載記，均有其特殊意義。而一般作為宮廷日常用器的瓷器，則未必須正式列入記載，故宣德期間，或許景德鎮官窯窯務一直持

【註一七】：明李東陽（一四四七—一五一六）等奉敕撰《大明會典》，見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條（東南書報社，民國五十二年九月），頁二

六三二。

【註一八】：《明實錄》，冊十九，《宣宗實錄》卷七十，頁一六五四。

【註一九】：《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目錄（香港市政局出版，香港藝術館編製，一九八九年），頁三四。

續運作。故宣德元年至五年之間，宣德官窯所燒製者，或包括所有無款和帶款的白瓷和青花瓷在內，宣德五年以後則可能多為帶款器。筆者認為少數無款宣德器、以及承襲「永樂年製」四字暗花篆款者，可視為宣德早期器，其他與永樂官窯紋飾相近的帶款者，亦未嘗不可納入早期範圍；而典型宣德器，或器型、紋飾為永樂所無者，則應為宣德五年以後所製。

宣德一朝燒造瓷器的時間，不到十年，在陶瓷史上，與其他官窯相比，可謂極為短暫，似無必要區劃器物所屬時段，宣德官窯在此短短期間內，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明初在永樂帝即位後，景德鎮官窯燒瓷工藝於既有的基礎上，加速發展。從傳世與出土的元代及洪武瓷器與永樂器做一比較，永樂官窯無論坯土的精鍊，釉料的選配，紋飾的描繪，皆遠較前代為勝，宣德官窯繼承了永樂的良好基礎，有了更穩定的進展。

二、宣德皇帝深受祖父成祖永樂皇帝的喜愛，從小帶在身邊，隨時教誨，接受了完整的宮廷教育，即位後即表現其政治長才的一面，同時也展現其在詩、書、畫、及游藝方面的才能，由今日留存的《明宣宗皇帝御製集》、明宣宗御筆書畫、或明人所繪「明宣宗行樂圖」、「明宣宗觀射圖」，以及有關宣宗門促織（蟋蟀）、和景德鎮官窯遺址所發現的大量宣德蟋蟀罐，均可概見其豐富的藝術才華。宣德皇帝本身對藝術的喜好，也反映在其對日常身邊用器的要求標準上，故宣德即位後，即派遣內官太監張善前往饒州監造陶瓷，而瓷器紋飾圖案畫稿則由宮廷畫院畫家提供。瓷器紋飾畫稿既是宮廷畫院畫家所繪，【註二〇】其稿應該經過審核而定，由此可知宣德皇帝可能直接間接指揮並影響饒州官窯的製作及紋樣的使用，換言之，也就是說宣德皇帝本身的藝術品味與當時院畫藝術表現風格，或亦左右了宣德官窯的製造。

宣德官窯在如此短期間內，有如此旺盛的生產力及高品質的燒製工藝，實與以上所述原因息息相關，加上整個宣德時期，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較為穩定【註二一】，亦為宣德官窯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有了喜愛藝術並且瞭解藝術的明宣宗，才有輝煌的宣德官窯，這應是相輔相成的結果。

【註二〇】：王士性《廣志繹》卷四載：「……二窯（宣德、成化）皆當時殿中畫院人遺畫也。」，頁八四。

【註二一】：趙中男《宣德皇帝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頁二九一。

三、宣德官窯瓷器的豐富特徵

前已述及故宮博物院典藏從清內府流傳下來的宣德官窯，不下二千件，如再加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註二二】其度藏量足佔明清官窯之首，不惟量多，而且幾乎件件皆屬精品，正與清代朱琰《陶說》所謂：「此明窯極盛時也，選料、製樣、畫器、題款無一不精。」【註二三】相吻合。本論文，係從器型、釉色、紋飾，選其最具特色者，歸納排比，雖有少數資料或為筆者所漏引，但深信已足代表宣德官窯之特色。

1. 豐富的器型

宣德官窯幾乎繼承了永樂官窯的所有器型與釉色，且自有其創新與仿古的成就，故宣德一朝器型、品類甚多。【註二四】今試將宣德官窯瓷器作一器型分類如下：

一 碗類

- 1 合碗
- 2 蓮子碗（雞心碗）
- 3 宮碗（撇口碗）
- 4 墩式碗（直口碗）
- 5 葵口碗
- 6 七棱葵式碗
- 7 十棱葵式碗
- 8 仰鐘式碗（磬鈴碗）
- 9 臥足碗（饅頭心碗）
- 10 寬口沿大碗
- 11 鐔碗（收口碗）
- 12 鉢式大碗
- 13 斗笠碗
- 14 葵口斗笠碗
- 15 高圈足碗

二 盤類

- 1 撇口盤

【註二二】：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官窯青花瓷器，據云其量為七百件，如此兩院所藏宣德器數量則近三千件。王健華、李國強《古瓷辨賞》（明永樂青花花澆與明宣德花澆），（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頁六〇。

【註二三】：《陶說》卷三〈宣德窯〉，頁一七三。

【註二四】：此處所指宣德器型、品類，當包括本院所藏、景德鎮宣德官窯遺址出土，及各公、私收藏。

- 2 收口盤
- 3 蓮瓣盤（菱花口盤）
- 4 葵式盤（七瓣）
- 5 菊瓣盤
- 6 平足盤
- 7 折沿盤
- 三 葵式洗類
- 四 碟類
- 1 圓口碟
- 2 蓮瓣口折腰碟
- 五 高足碗類
- 1 撇口高足碗
- 2 葵式十棱高足碗
- 六 高足盃（鍾）
- 1 撇口高足盃
- 2 竹節（凸節）高足盃
- 七 高足盅類
- 八 壺類
- 1 僧帽壺
- 2 貫耳壺

-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3 蓮瓣紋滷壺
 - 4 梨形壺
 - 5 桃形壺
 - 6 執壺
 - 7 龍首流龍柄執壺
 - 8 鳳首流龍柄執壺
 - 9 玉壺春式執壺
 - 10 葫蘆形扁壺（瓶）
 - 九 瓶類
 - 1 天球瓶
 - 2 梅瓶—各式大小梅瓶、帶蓋座梅瓶
 - 3 扁瓶（扁壺）
 - 4 折方瓶
 - 5 貫耳瓶
 - 6 各式鳥食瓶
 - 一〇 罐類
 - 1 各式大小罐—如直口小蓋罐、撇足小蓋罐等
 - 2 各式蓋罐

- 3 各式鳥食罐
- 4 蟋蟀罐
- 5 出戟法輪式蓋罐
- 一一 弦紋三足爐
- 一二 鏤空花薰
- 一三 蓋豆
- 一四 文具類
- 1 硯滴
- 2 水盛
- 3 筆管
- 4 筆盒
- 5 印章
- 6 印泥盒
- 一五 漏斗
- 一六 燈
- 一七 軍持
- 一八 阿拉伯文無擋尊
- 一九 折沿盆
- 二〇 各式花盆、盆托
- 1 水仙盆

2 鼓式圓盆托

- 二一 花澆
- 二二 鉢式缸
- 二三 各式渣斗
- 二四 直口大缸
- 二五 八方燭台

由上述分類可知，宣德官窯器型極多，包含分類內的型制，至少在八十種以上，如再加上各類型制大小尺寸，則超過百款。其中單舉碗類一項，至少即達十五種款式之多：撇口碗、葵口碗、收口碗、斗笠碗、葵口斗笠碗、直口碗、鉢式大碗、七瓣葵式碗，以上可說是爲宋代或宋代以前既有造型；蓮子碗、臥足碗、十棱花口碗，以上應爲沿襲永樂款式；合碗、仰鐘式碗、高圈足碗、寬口沿大碗，則始見於宣德。

宣德官窯的同一造型尚含多種尺寸，如蓮子碗有大、中、小三種，（圖二一四）二二二）宮碗（撇口碗）則至少有七種以上尺寸，口徑由十公分至二十八公分不等。（圖八五）一一七）高足型碗、盅、盃尺寸亦皆不同，（圖四九）八四、一四五）一七三）惟高圈足碗器型較爲特別，（圖三〇五）此碗足稍高，斂口，型制不見於前代，爲宣德首創，正德期間大爲流行。碗器類，大如寬口沿大碗、宮碗，小至蓮子碗，各類尺寸極多。

盤類器型的平足盤極其特別，其他撇口盤、收口盤、折腰盤、葵式盤、葵式洗、菊瓣盤則大多沿襲宋代型制。盤類三十公分至七十公分以上者，（圖二五三）二六二）【註二五】偶見於出土或傳世器，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盤器多在三十公分

【註二五】：出土器與傳世器中不乏大件盤器，如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出土青花波濤海象紋大盤（口徑六十五·五公分）、青花鸚鵡啄桃紋大盤（口徑七十二·一公分）《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版七十六、七十七，（鴻禧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七年三月），頁二五二。傳世器名品青花鸚鵡啄桃紋大盤（口徑七十二·一公分）爲日本私人收藏，《世界陶磁全集一四明》圖版二十一、二十二（小學館，一九七六年出版），頁三二、三三。

左右以下者，亦包括了數種尺寸。由於碗、盤、盃等膳食器，屬宮廷几筵中，不可或缺之器，為配合各類飲食，有各種尺寸，數量亦大，本在意中，但在官窯瓷器——碗盤史上，卻少有像宣德官窯尺寸分類如此之多者，譬如元代多見大盤，少有小盤器類；清代則少見大盤；惟有宣德官窯，由小至大，琳瑯滿目，實為其它官窯器之所不及。

宣德官窯造型豐富，碗、盤、高足型碗、盃、盅等圓器類（平面造型的瓷器稱圓器）雖佔宣德官窯瓷器之大宗，【註二六】然而琢器類（立體造型稱琢器）亦甚多樣，花澆、葫蘆扁瓶、執壺、折方瓶、折沿洗、無擋尊、八方燭臺等為仿自中亞金銀器、玻璃器型，其中除折方瓶外，永樂時期即已製作；弦紋三足爐、蓋豆、梅瓶及帶座梅瓶、尊形瓶、貫耳瓶、各式水盛、梨形壺、渣斗、水仙盆、筆盒、印章、花盆、花托等則為沿自古代青銅或元代以前陶瓷器造型【註二七】；僧帽壺、漏斗、大勺、花口洗、凸節高足盃等乃沿用永樂型制【註二八】；蓮瓣涵壺、各式硯滴、鳥食罐、鳥食瓶、蟋蟀罐、大小蓋罐、筆管、花薰等則多為宣德官窯所自創。

宣德官窯琢器，型制大方典雅，如寶石紅僧帽壺、祭紅蓮瓣涵壺、霽青蓮瓣涵壺、折方瓶等，到了清代皆成為清宮內府的重要鑑藏品，由清代院畫行樂圖「胤禎妃行樂圖」、及郎世寧繪「弘曆觀畫圖」、「瓶花圖」中所示【註二九】，即可概見

【註二六】：本院藏有各類尺寸、型制之碗、盤、碟、高足型碗、盃、盅等約一千八百件以上，亦含有少數後仿品。清佚名《南窯筆記》解釋〈圓器〉為：「一切碗、盤、酒盃、碟俱名圓器。」；琢器為：「一切大小花瓶、缸、盆圓式者俱名琢器。」（收錄楊家駱主編《藝術叢編 陶瓷譜錄 上》四集第一輯，頁四八。）

【註二七】：弦紋三足爐、蓋豆、尊形瓶、貫耳瓶等仿自漢代以前青銅器造型；梅瓶、帶座梅瓶、水仙盆、花盆、花托、梨形壺等則源自宋元瓷器造型，如汝官窯水仙盆、鈞窯花盆、花托等。

【註二八】：瓷器僧帽壺雖然始自元代，而宣德器型與永樂相近，其它如漏斗、大勺、葵式洗、葵式碗、葵式高足碗、凸節高足盃等幾乎與永樂器型相仿，故皆為沿用永樂造型。

【註二九】：筆者曾於《故宮文物月刊》一四八期（清代院畫行樂圖中的故宮珍寶）述及數件故宮重要藏品，其中亦包括三件寶石紅僧帽壺及祭紅、霽青瀟宣德官窯製品。民國八十四年七月，頁一〇〇～一〇三。另外故宮所藏明末粵繡及郎世寧所繪「瓶花圖」中亦可見到宣德青花牽牛花紋折方瓶、葫蘆扁瓶作為插花裝飾之用。

其受清宮及乾隆重視的程度。

以功能言，前述造型，無論日常生活所用，如飲食器、容器、陳設器、文房用具，乃至祭祀供器，幾乎無所不包；甚至於蒔花、盆栽用的水仙盆、花盆托（景德鎮出土），或生活工具如漏斗，飼鳥用的鳥食罐、瓶、蟋蟀罐（景德鎮出土）等亦多製作，瓷器作用如此之廣，似乎在明代以前的官窯史上，尚不曾有過。

2. 豐富的釉彩裝飾

彩釉品類之多，為宣德官窯的另一特色。唐宋以前的陶瓷以單色釉為主，元代開始普遍使用青花、釉裡紅等釉下彩釉，改變了單一釉色獨尊的局面。明初釉上彩繪逐漸增多，至於宣德，釉上彩釉的開發與燒製技術，已趨成熟，於是首創出釉上、釉下彩的相互結合，使得宣德官窯成為五彩、鬥彩的先鋒，此一成就，亦使宣德官窯在陶瓷史上占著重要位置，而其釉彩品類之多，為明代以前陶瓷所未有。

宣德官窯色釉品種至多，有屬釉下彩的青花、釉裡紅，及青花釉裡紅；釉上彩的有釉上紅彩、黃彩、綠彩、瓜皮綠等；以及釉上、釉下彩結合的青花紅彩、青花黃彩、青花五彩【註三〇】、青花描金、孔雀綠地青花、紅釉金彩等；單色釉則有甜白、紅釉、藍釉、天藍釉、紫金釉、褐黃釉、鐵紅釉、孔雀綠釉、綠釉、灑藍釉、紫紅釉、仿龍泉釉、仿哥釉等等。現將其分列於表一，並舉例器型，亦可證其釉色使用之廣。

表一 宣德釉彩

釉	彩	器	型	及	紋	飾
1 白釉		一、各式碗類 二、各式盤類 三、高足碗 四、高圈足碗 五、高足盅 六、圓鉢※ 七、帶座蓋梅瓶※ 八、各式花鉢※ 九、菊瓣形印泥盒 一〇、弦紋三足爐※ 一一、沖耳三足爐※ 一二、刻花蓮紋罐※ 一三、大蓋罐※				
2 紅釉		一、各式碗類 二、各式盤類 三、葵式洗* 四、高足碗 五、仰鐘式碗※ 六、直口碗 七、僧帽壺 八、刻花蓮瓣紋滴壺 九、梨形壺※ 一〇、桃形壺※ 一一、鳳首注※ 一二、刻花波濤雲龍紋帶蓋梅瓶 一三、水仙盆※				
3 釉裡紅		一、三魚紋高足碗、高足盅 二、三果紋高足碗、高足盅 三、雙龍趕珠雲紋高足碗※ 四、海獸紋高足碗※ 五、三魚紋蓮子碗※ 六、雲龍紋蓮子碗※ 七、海獸紋蓮子碗※				
4 霽青		一、碗類 二、盤類 三、高足碗 四、直口碗 五、水仙盆 六、仰鐘式碗 七、刻花蓮瓣紋滴壺 八、僧帽壺※				

5 藍地白花	一、穿花龍紋撇口大碗 二、蓮塘魚藻紋碗 三、蓮塘魚藻紋盤 四、蓮塘魚藻紋仰鐘式碗（日本松岡美術館） 五、蓮塘魚藻紋高足碗※ 六、穿花龍紋高足碗* 七、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八、折枝石榴花果紋盤 九、折枝牡丹花果紋盤（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器美術館） 一〇、折枝萱花果紋盤※ 一一、雙龍趕珠紋渣斗（尊）（上海博物館）
6 青花	所有器型及紋飾
7 青花釉裡紅	一、波濤海獸紋高足碗 二、雲龍紋合碗（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8 天藍釉	一、斗笠式碗 二、撇口碗 三、折腰碗※ 四、高足碗※ 五、過龍※ 六、蟋蟀罐※
9 仿汝釉	一、梨形壺※ 二、過龍※ 三、蟋蟀罐※ 四、花鉢※ 五、折角花鉢※
10 仿龍泉釉	一、葵口仰鐘式碗 二、葵口碗 三、折腰碗※ 四、葵式盤 五、蓮瓣口折腰小碟 六、仰鐘式鉢※ 七、斂腹梅瓶※ 八、帶座蓋梅瓶※ 九、刻花蓮瓣紋唇口洗※ 一〇、六邊形刻花花盆※ 一一、鼓釘三足鉢※ 一二、蟋蟀罐※ 一三、僧帽壺※ 一四、雙耳六稜瓶※ 一五、刻花纏枝蓮紋圓洗（蘇富比一九九八——一九九六香港拍賣目錄）
11 仿哥釉	一、折沿盤 二、菊瓣盤 三、菊瓣碗*
12 仿鈞釉	一、盤* 二、荷葉形蓋罐（香港私人收藏）
13 紫金釉	一、撇口碗 二、小碗※ 三、撇口盤※ 四、收口盤※ 五、桃形壺 六、水仙盆※
14 白地紫金釉	一、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二、折枝石榴花果紋盤 三、折枝牡丹花果紋盤※
15 褐黃釉	一、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二、折枝石榴花果紋盤（香港趙氏收藏） 三、折枝牡丹花果紋盤（上海博物館）
16 孔雀綠釉	一、撇口碗 二、高足碗※ 三、撇口碗※ 四、撇口小碗※
17 綠釉	一、撇口碗
18 礬紅彩	一、三魚紋高足盆 二、雙龍趕珠雲紋高足碗※ 三、折枝石榴花果紋盤（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19 紫紅釉	一、弦紋三足爐
20 灑藍釉	一、撇口刻花蓮塘魚藻紋碗 二、刻花龍紋鉢（北京首都博物館）※ 三、高足碗※ 四、水仙盆※ 五、刻花龍紋梅瓶※
21 黃釉	一、撇口盤 二、直壁碗 三、仰鐘式碗（蘇富比拍賣目錄） 四、梨形壺※
22 白地黃彩	一、花卉紋盤※
23 青花紅彩（描紅）	一、轉枝花卉紋高足盆 二、海獸波濤紋高足盆 三、雲龍紋合碗 四、轉枝花葉紋高足碗※ 五、九龍波濤紋仰鐘式碗*
24 青花填紅	一、折枝花卉紋花口鉢※ 二、折枝番蓮紋八邊形花鉢※
25 青花描金	一、轉枝花葉紋碗* 二、轉枝花葉紋高足碗*
26 青花黃彩	一、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二、折枝石榴花果紋盤（日本出光美術館） 三、折枝葡萄花果紋盤※ 四、折枝牡丹花果紋盤※ 五、折枝萱花果紋盤※
27 孔雀綠地青花	一、蓮塘魚藻紋撇口碗※ 二、蓮塘魚藻紋撇口盤※
28 青花五彩	一、藏文蓮塘鴛鴦紋撇口盤※ 二、雲龍蓮塘鴛鴦紋撇口碗（西藏薩迦寺）
29 紅釉金彩	一、雙龍戲珠雲紋碗 二、雙龍戲珠雲紋高足碗
30 黃地綠彩	一、雲龍紋盤※
31 黑釉	一、撇口碗※

註：本表所列釉彩，1 其後無加注記號者為本院藏品；2 後加※記號者為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出土殘器；3 後加*記號者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其他未加注者，分別標明於釉彩之後。

青花

世稱永樂、宣德時期為中國青花瓷的黃金時代，儘管元代青花為釉下彩瓷繁盛期的開始，其釉色艷麗，多層次繁縟的裝飾性，亦極富特色，然而胎、釉、造型的製作，卻遠不及永樂、宣德之精細。

宣德青花瓷以製作細緻、紋飾精美為特色，明晚期文人們對其讚譽有加，王士性《廣志繹》卷四即稱：「本朝以宣、成二窯為佳，宣窯以青花勝，成窯以五彩。宣窯之青，真蘇泐泥青也。」【註三一】張應文《清秘藏》〈論窯器〉中亦載：「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即暗花者、紅花者、青花者，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絕品。」【註三二】

宣德青花與永樂青花一樣，皆為青花釉色達於極致時代，其主要原因，乃在於使用青花的原料氧化鈦。永樂、宣德所使用的青花鈦料，大多來自波斯地區，其中撒馬爾罕亦曾進貢過鈦礦「速來蠻」石，可能當時稱鈦料為「速來蠻」【註三三】，晚明時稱之為「蘇泥麻」【註三四】，或係音譯訛轉為「蘇浮泥」【註三五】、「蘇泥泐」【註三六】、或「蘇麻離」【註三

【註三〇】：宣德青花五彩，即明代王士性《廣志繹》卷四中所述：「……宣德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窯用色淺淡，頗成畫意，故宣不及成。」（頁八三～八四），其與成化五彩作比較，故知五彩即今人所謂的「鬥彩」。宣德五彩器與釉下青花一起，為釉彩分類解說，因此筆者將其歸類為青花五彩。

【註三一】：《廣志繹》，頁八三。

【註三二】：《清秘藏》，頁二四四、二四五。

【註三三】：劉新園《景德鎮明御窯故址出土永樂宣德瓷器之研究》論文第五章第二節「蘇泥麻——速來蠻」文中作了精闢解析，頁三八～四〇。

【註三四】：參照同【註三三】，前文後段指合應泰《博物要覽》中有「蘇泥麻」（頁四〇），然《百部叢書集成》本僅出現「宣（宣德）窯之青，乃蘇泥勃青也。……」

【註三五】：明末高濂《燕閒清賞箋》〈論饒器新窯、古窯〉：「……宣窯之青乃蘇浮泥青也。後俱用盡，至成窯時皆平等青矣。」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三集第十輯，（藝文印書館印行，民國三十六年），頁一六四。

【註三六】：清藍浦《景德鎮陶錄》卷五〈景德鎮歷代窯考〉宣窯條載：「……宣青是蘇泥泐青故佳，成化時已絕。」收錄楊家駱主編《藝術叢編》第一

七】之故。今日不論「速來蠻」、「蘇渤麻」青、「蘇浮泥」青、或「蘇麻離」青，名稱雖異，其實皆為同一產物，也可以說是元代與明初之際由波斯引進鈦料的通稱。

「宣德之青，真蘇泥渤青也。」【註三八】，由波斯引入的鈦料，經化學分析，係一種高鐵低錳的青料，因用料有濃淡，繪筆有輕重，經高溫燒成後，青花通常呈色艷麗，釉面上則常遺有高鐵所留下的鐵質黑褐、或褐綠的結晶疵斑，而呈濃淡不一，使紋飾有層疊堆積之感，墨趣天成；有時或因釉料研磨不夠精細，粒子微粗，亦有滲青鐵斑現象發生；此種現象清人稱之為「滲青、鐵皮繡」，也就是《南窯筆記》《宣窯》項下所謂的：「……宣窯一種，極其精雅古樸，用料有濃淡，墨勢渾然而莊重。青花有滲青、鐵皮繡者，……」【註三九】這段話可以說描述了宣德青花特徵。筆者因承辦國立故宮博物院「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特從展品中選列其中數件，利用四十倍放大攝影青花釉面上的鐵質結晶斑，【註四〇】以及釉內氣泡。發現含鐵成分較低的部分，釉面所呈現者為褐綠斑（圖一三）；鐵份高者則呈褐綠帶鐵質結晶斑，（圖一四）或鐵褐結晶疵斑，（圖一五）甚而褐黃結晶疵斑。（圖一六）含鐵量的多寡，造成釉面呈色之不同，依序為褐綠色斑↓褐綠色帶鐵褐色結晶疵斑↓鐵褐色結晶疵斑及褐黃色結晶疵斑。此等特別現象，除鐵褐、褐黃色結晶疵斑，亦即鐵鏽斑外，褐綠色斑，肉眼是不易辨出的。而此一特徵，在明初官窯永樂、宣德青花瓷中絕大多數帶有此種現象，圖一八及一九即為明顯的滲青（圖

集第三十三冊《陶窯譜錄》上（世界書局，民國七十七年五月），頁三六九。

【註三七】：一、明王世懋《窺天外乘》：「……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駿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收錄於王雲五主編《簡編集成叢書》第七二冊，民國五五年六月，頁二〇。二、《陶說》卷三永樂窯載：「《事物紺珠》永樂、宣德二窯皆內府燒造，以棕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頁一七一）又同卷宣德窯亦載：「青花用蘇泥勃青，至成化其青已盡，只用平等青，故論青花宜窯為最。」（頁一七三），同一書論同一原料，卻有兩種名稱「蘇麻離青」、「蘇泥勃青」，再次印證，數種稱法，皆指同一產物。

【註三八】：《景德鎮陶錄》卷五，頁三六九。

【註三九】：《南窯筆記》，頁三七。

【註四〇】：筆者承辦國立故宮博物院「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為使觀者瞭解明初青花上的鐵鏽斑，即鈦料中高鐵所析出的鐵褐結晶疵斑，特以本院高科技顯微放大攝影機，拍攝展品青花瓷釉面。特展及本論文中所有釉面放大照片均由筆者所攝。

宣德官窯瓷器豐富性之研究（上）

一七），圖七、二一為黑褐鐵斑者，圖一、四、四二等則為褐綠斑者。

宣德青料除進口的「蘇泥麻青」外，亦使用國產青料，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即出土一件青花試料盤（照子），盤內書有「樂一號」、「樂三號」、「樂×號」的考古學者以為即江西樂平產的青料【註四二】，過去一般稱樂平青料為陂塘青或平等青，始用於成化官窯，【註四二】呈色淡雅。另正德官窯所用江西瑞州產的青料，【註四三】釉色藍中帶灰。由成化、正德等青花呈色得知國產青料含鐵成分不高，屬高錳低鐵，因此不會有黑褐等鐵皮鏽斑，亦無濃淡不一的現象。宣德青花使用國產青的說法，為近十來年諸多著作中均有提到。【註四四】青花料有進口「蘇麻離青」與國產青各自單獨使用；但亦有兩者混合使用的，【註四五】發色明快，濃重與淡雅參差相間，由前述引證得知，國產青料低鐵高錳，因此發色清淡，色澤帶灰少有鐵斑；而進口青料則濃豔深沉，帶鐵質斑點。因此《明清瓷器鑒定》一書中，作者認為這種混合料，以濃重的進口料渲染為主，國產料輕描為輔。【註四六】如照此意，則宣德官窯器中，以濃青繪主紋、淡青畫副紋者（圖十九、七五）七

【註四一】：一、劉新園·中國科學院上海珪酸鹽研究所李家治等《景德鎮元代及明初官窯青花瓷器的工藝研究》，收錄《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頁五七。

二、江建新《談景德鎮御窯廠故址出土的宣德瓷器》，《文物》第十二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頁十五、十六。

【註四二】：明人文獻中即已提及成化青花用平等青，由存世成化青花大多呈色淡雅，故歷來陶瓷史書亦多載其與用平等青有關。明末谷應泰《博物要覽》卷二《新舊饒器》中：「宣德之青，乃蘇泥勃青也，後俱用盡，至成化時，皆平等青矣。」收錄嚴一萍選輯《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據清乾隆李調原輯刊涵海本影印），藝文印書館印行，頁一〇。平等青或稱陂塘青，產於江西樂平。

【註四三】：正德時期燒製濃中帶灰的青花器大多為江西瑞州所產的石子青。（今江西高安、宜豐、上高一帶）正德十年（一五一五）《瑞州府誌》記載：「上高縣天則崗有無名子，景德鎮永以繪畫瓷器。」亦有少數用「回青」者，明王世懋《窺天外乘》：「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瑄鎮雲南得之，以煉石為偽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用之果佳。」，頁二〇。

【註四四】：如一、汪慶正《青花釉裡紅》（兩木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七。二、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頁六二。

【註四五】：同前註引文，不過汪文中認為採用進口青料時，一般也必和國產料混合使用。

【註四六】：參見【註四四】一二之引文。

九），則可視為此類型器，此雖未經過化學分析，【註四七】然深淺釉色濃豔淡雅的和諧，以及強勁與柔和的調合，亦表現了宣德青花之極致。

宣德青花器與永樂青花器，無論在造型、釉料、紋飾上均有多處重疊，故無款永樂器與宣德青花，一般難分軒輊，不過古人文獻中已透露訊息，如前文所提「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即已說明宣瓷特徵。所謂橘皮係與窯溫、釉料有關，至於釉面氣泡大小，與窯溫亦有絕對關係，與釉料亦復有關。因為高溫則氣泡大而疏，溫度不夠則氣泡小而密，到一定溫度後，氣泡劃破，才產生細如針孔的氣泡眼，也就是所謂宋代汝窯器上的「棕眼」【註四八】，宣德器則被稱之為「橘皮紋」，【註四九】有時亦稱棕眼。【註五〇】宣德窯火一般溫度較高，所以在青花、白釉、紅釉、藍釉等高溫釉器上，時常可見此一現象，此亦為宣德官窯器的一大特徵。

宣德官窯器一般比永樂器胎略厚，且白釉層亦厚，因此宣德器大多略重於永樂。白釉層的厚薄、窯溫的高低皆能影響青花的呈色，宣德青花中常見白釉釉層較厚，釉面密佈細小氣泡，掩蓋釉下青花，而造成青花呈色不鮮明（圖二三），圖四八青花波濤雲龍紋渣斗即為顯例。【註五一】施釉均勻，溫度適中，其釉面大小氣泡，分佈疏朗晶亮，不會掩蓋釉下的青花，則青花呈色則必鮮明艷麗，圖二一及七一等即為其例【註五二】。溫度過高則呈色暈散模糊，如圖二四即是，然宣德青花較

【註四七】：宣德官窯器中，僅有景德鎮珠山出土青花瓷碎片，經過中國科學院上海珪酸鹽研究所的化學組成測定，被定為低鐵高錳類，屬國產青料。參見（同）【註四一】——頁五五、六五。

【註四八】：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十四《清賞諸論》中載汝窯：「汁（釉）中棕眼隱若蟹爪」，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第八七一冊，（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三年），頁七一〇。筆者曾以故宮所藏汝官窯粉青釉為例，說明器上細如針孔的氣泡眼，即為棕眼。（廖寶秀《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 瓷器篇三》，民國八十一年十月，頁一五八。）

【註四九】：《清秘藏》（頁二四四）、《博物要覽》（頁一〇）等多種明人文獻中均提及宣德瓷特徵「隱隱橘皮紋起」。

【註五〇】：明王世懋《窺天外乘》：「……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矚眼甜白為常，……」，故知明人把釉面上的氣泡眼，有時稱「橘皮紋」、有時又稱「棕眼」。（頁二〇）

【註五一】：廖寶秀《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七及解說（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八十七年一月），頁八八、八九。

少有此現象發生，此種現象特多見於永樂青花。

宣德官窯青花器的釉飾技法，設計盡其能事。常見的爲一、整體以青花繪飾圖案者。二、以濃青繪飾主紋，再以淡青鈎畫副紋。（圖一九、七五、七九、一〇七）三、以淡青鈎畫主紋，另以濃青繪飾副紋。（圖二〇）四、主紋留白、刻劃紋飾，隙地副紋則以青花描繪，（圖二一、八一）此種技法與藍地（霽青）留白紋飾類似，（圖二五、二六）卻不相同，隙地前者爲青花繪紋，紋飾具象；後者則爲霽青滿塗，內無紋飾，但留白主紋兩者皆具形象，紋飾內除動物紋以青花點睛外，不以青花鈎畫。青花雖爲一項釉飾，但如此用心經營，除宣德官窯外，並不多見；單一宣德釉飾，卻有多項不同的技法，其豐富性，自不待言。

釉裡紅

本院所藏宣德釉裡紅器和青花相較，比例懸殊；而景德鎮珠山官窯遺址出土數噸宣德殘器中，釉裡紅器亦僅數件而已【註五三】，由前述傳世與遺址數量之少，足見其珍貴。盜胎釉裡紅與青花一樣，雖在元代即已盛行製作，【註五四】然而胎、釉的成形均較爲粗糙，明初洪武、永樂則多釉色不佳，不是偏灰即暗紅，真正細緻的釉裡紅製作，應始於宣德。宣德以後，成化尙能守成，成化之後，銅紅技術衰退，雖然清代雍正所仿宣德釉裡紅三魚、三果器亦爲精緻，卻無宣德紅釉之沈斂，且亦乏筆趣。

釉裡紅瓷，係以銅紅作爲著色劑，在瓷胎上彩繪，然後施以透明釉，高溫一次燒成。由於高溫還原氣氛不易控制，火力不夠時，加柴生火，又易造成窯內氣氛氧化，而呈現紅中帶黑、帶灰青、青綠的現象，如景德鎮珠山出土瑕疵品即是。【註五五】其燒成難度之大，此爲宣德釉裡紅器數量有限的最大原因。

【註五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四五、一八八，頁三四四、四三〇。

【註五三】：《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目錄，圖版及解說：圖七四，頁二三〇。

【註五四】：元代景德鎮釉裡紅器的燒造已很成熟，由傳世諸多釉裡紅器如玉壺春瓶、罐器等皆可概知其之盛產，不過元代釉裡紅器的白底大多屬青白瓷釉。

宣德官窯釉裡紅器，一般常見者為三魚、三果的高足碗、（圖五八、五九）高足盅、（圖一六〇、一六一）高足盃（圖一五四）等三式，另外還有少數如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出土者，如雙龍戲珠雲紋高足碗、（圖六〇）海獸錐花波濤紋高足碗，（圖三三〇）以及與前相同紋飾的蓮子碗（圖三三四）等等。【註五六】釉裡紅三魚高足盃在明代已極富盛名，明谷應泰即在《博物要覽》中稱：「宣德年造紅魚靶盃，以西紅寶石為末，圖畫魚形自骨內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註五七】宣德釉裡紅三魚、三果紋高足盃、碗器，因其圖案底部，恰畫於器壁曲弧面的彎處，因此彎處曲面的圖案，呈積釉凸起狀，即如魚形自骨內（胎骨）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也。

傳世宣德釉裡紅三魚、三果器，均採大筆塗抹的沒骨繪法，故不見鉤畫輪廓線條。由於大筆塗抹，偶爾造成邊緣部分施釉較薄，燒成後，常見鮮紅釉邊泛蟹甲殼青暈，紅釉明麗，微帶青暈，更添幾許畫趣，圖五八、五九、一六〇即為一顯例，【註五八】為瓷器上極難見者。景德鎮出土宣德釉裡紅器中，有刻劃或鉤繪輪廓線及線條後，再塗抹著色者，如前述海獸錐花波濤紋高足碗、（圖三三〇）雲龍紋蓮子碗、（圖三五五）波濤海獸錐花蓮子碗（圖三三四）等是。【註五九】但高足碗施釉較薄，故線條及邊緣，均呈青灰色，類似蟹甲青，然青多於紅，紅則近暗；另二器施釉較厚，不見青暈，呈色晦暗，三者應為當時的瑕疵品，故遭揀除淘汰。

銅紅在高溫下穩定性不高，不易控制，與紫金釉、鐵紅一樣，【註六〇】釉色易向白地擴散滲染。因此出土器中小筆描畫

【註五五】：《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展覽圖錄，圖四五、一、四五二、四六一、一〇一二、三。尤以圖四五、一，除少數海獸紋中間釉色，稍呈暗紅外，其餘及線條均呈灰青色，頁四九、五〇、九八、九九。

【註五六】：《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展覽圖錄，圖一〇一三，頁九九。

【註五七】：谷應泰《博物要覽》卷二，頁一〇。

【註五八】：《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八六、八七、九八、九九，頁二二七、二二九、二五一、二五三。

【註五九】：參見同【註五五】。

【註六〇】：紫金釉、鐵紅均以鐵為著色劑，由實物的印證，如圖案係以描繪作成，其在白地上經高溫，釉色易向白地擴散，剔釉施彩則可避免此一缺

的雙龍趕珠紋高足碗（圖六〇）或雲龍紋蓮子碗，（圖三五五）其紋飾線條因滲染之故，連結暈散一起，無法達到繪畫效果，帶款傳世器中除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所藏青花釉裡紅雲龍紋合碗，（圖一四〇）雙龍是以銅紅描繪之外，【註六一】幾乎不見描畫的釉裡紅器。而釉裡紅三魚、三果紋為大筆塗抹，於紋飾底邊積釉，而且明顯凸起，此亦可謂銅紅屬性之因，故釉裡紅成功器大多為三魚、三果等大筆圖畫器。

青花釉裡紅

青花釉裡紅係指於釉下以鈷及銅紅兩種釉料彩繪之後，再罩以透明釉，高溫燒成。由於青花和釉裡紅在燒成條件中所需氣氛不同，因此要使兩種釉料，同時呈色鮮明艷麗，極其不易。此種技法始見之於元代，【註六二】但罕有成功者；明代永樂、宣德才復燒製。雖然宣德青花釉裡紅，有了釉裡紅燒造技術經驗的基礎，已較能控制燒窯的氣氛，故有少數成功之作，但數量仍然有限。

青花釉裡紅器比釉裡紅的燒製，更加艱難，永樂、宣德均不多見，之後成化雖亦有製作，【註六三】然多釉色不佳，紋飾亦不及前代。景德鎮珠山官窯遺址，至目前為止，出土的永樂、宣德青花釉裡紅器數量極其之少【註六四】。

傳世帶宣德款識青花釉裡紅瓷，至目前為止，筆者的手頭資料僅有現藏於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的雲龍紋合碗（圖一四〇）。【註六五】國立故宮博物院宣德藏品中，青花釉裡紅器亦極稀有。此次筆者選列宣德官窯特展，選出二件，一為

點。筆者另於成型工藝：坯體節中述論。

【註六一】：《東洋陶磁七大衛德基金會》圖版九九，（日本講談社出版，一九八一年）。

【註六二】：青花釉裡紅器，目前為止，資料中並無早於元代者，故此為元代景德鎮的新產品，陶瓷史書一般皆以元代為始創。

【註六三】：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青花釉裡紅器中，有成化蓮塘四魚高足碗、波濤三魚紋高足碗、波濤雙龍紋高足碗等，釉裡紅呈色皆晦暗不佳。《故宮藏瓷—明釉裡紅瓷》成化窯圖一—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

【註六四】：景德鎮珠山永樂遺址出土數件永樂青花釉裡紅器，有波濤三魚紋竹節高足盃及波濤海獸紋高足碗；（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圖版一一二、一一四）至於宣德器則未見發表，不過據景德鎮陶瓷考古所劉新園所長所述，宣德遺址中有靶盞（高足碗）、及合碗殘片，尚未發表。

宣德款雲龍紋合碗，（圖一四一）另一為無款波濤海獸紋高足碗。（圖六三）雲龍紋合碗為院藏名品，常刊在本院早期出版瓷器圖錄之上。本次展覽選件核對目錄，經提件審視後，發覺其竟為清代康熙的仿品。此器無論青花或釉裡紅釉色皆與宣德官窯迥然不同，而龍紋、蓮花、蕉葉紋的繪法及款識亦與宣德相去甚遠，然為使觀者明瞭真、仿之別，仍特予展出。【註六六】無款波濤雙龍紋高足碗雖無款識，但其釉色、胎體與永樂亦稍有不同，應為典型宣德之作，其與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所藏無款青花釉裡紅波濤五龍紋高足碗之器型、紋飾、釉色亦皆相近。【註六七】永樂青花釉裡紅器，罕見成功之作，景德鎮珠山永樂遺址出土器紅釉呈色多晦暗不均，緣邊呈色淺淡，胎骨亦較宣德為輕。【註六八】

白釉

白釉燒造歷史長遠，唐邢窯、宋定窯皆名諱一時，然而釉、胎以及支墊裝窯等技法皆未臻完美，白瓷燒造技法的完成，應始於永樂，尤其甜白釉的製作，更是其他朝代所不及。宣德白瓷在承接前代遺緒中，亦有可觀。甜白釉的燒造亦佔宣德瓷器中的重要地位，由前述《明宣宗實錄》記載，祭祀祖先的奉先殿皆用白瓷，都是景德鎮燒造，數量龐大。

【註六五】：《東洋陶磁七大衛德基金會》圖版九九。

【註六六】：院藏宣德釉裡紅名品「釉裡紅雙龍戲珠紋宮碗及青花釉裡紅趕珠雲龍紋合碗，雖均帶宣德款，然而圈足的鐮削方式、龍紋的繪法、釉裡紅的呈色、款識的寫法，皆與標準宣德有所差距。前者北京故宮博物院陶瓷專家馮先銘，前幾年到台北演講時即已指出。（《仿古瓷出現的歷史條件與種類》文章發表於《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後者英國學者白蘭士敦早在一九四一年逝世前，即已發表論著，述及其為康熙仿宣德之作。此當為本院藏品於倫敦展覽時，白氏見及，而與大衛德基金會所藏另一無蓋同類器所作出的比較，於此不得不佩服白氏研究中國陶瓷功夫之深。（白氏《明初官窯考》（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後經香港魏李有限公司增訂出版，一九七〇年九月，頁三二、三三、圖一六。）

【註六七】：Rosemary E. Scott, ELEGANT FORM AND HARMONIOUS DECORATION, P.31,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eptember 1992, p.43.)

【註六八】：《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目錄，圖版三七、三八，頁一五六～一五九。

本院所藏宣德白瓷數量，僅次於青花、霽青及紅釉，型制以碗、盤及高足碗為主，釉色甜白不少。宣德白瓷的特徵，明人已文獻中屢次提及：「隱隱橘皮紋起」【註六九】即為宣德白瓷、霽青瓷、紅釉瓷、青花瓷等的共同特徵。宣德一般白瓷無論胎、釉均較永樂微厚，胎質潔白細膩，施釉稍厚，故印花紋飾多模糊不清，不似洪武、永樂之清晰。例如甜白暗花雙龍紋高足碗（圖四九、四五六），【註七〇】內壁上印飾雙龍雲紋，及二行四字「宣德年製」篆款，肉眼頗難分辨。又宣德白瓷上最顯而易見的另一特色，為細如針孔的「橘皮紋」氣泡孔，如前所述，橘皮紋的產生，應與窯溫有關。

另外宣德半脫胎甜白器精美細緻，胎薄如紙，釉色瑩潔細潤，無論碗、高足碗或盤器等，內壁皆印飾龍紋，其「大明宣德年製」二行六字青花款識皆圍飾單青圈，【註七一】不像其他圍飾雙青圈。款識圍飾單青圈，除宣德官窯半脫胎白釉器外，幾乎不見於其他時代。對於宣德白瓷，明代藝評家均有很高的評價，《博物要覽》即稱譽壇盞（圖八五）：「盞心有壇字白甌，所謂壇盞是也。質細、料厚、式美。」【註七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壇盞僅有二件，嚴格而言，壇盞「壇」字所在位置與《博物要覽》所載略有誤差。傳世與出土壇盞「壇」字並不書於盞底，而是書於盞底，盞心皆書「宣德年製」二行四字楷款。【註七三】故宮所藏兩件壇盞，釉細、胎略厚、器型樸雅，正如前人所稱：「質細、料厚、式美」。景德鎮出土壇盞殘片，正好為壇盞底部，「壇」字與「宣德年製」款識均還留存，但內外均滿佈細碎開片紋，故被淘汰。由傳世與出土器印證，宣德官窯除仿宋代名窯——官窯、汝窯、哥窯等本身紋以開片著稱者外，一般單色釉及青花器，釉面開片被視為瑕疵，一律不許貢進。【註七四】

【註六九】：參見同【註四九】。

【註七〇】：《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九五、頁二四四。

【註七一】：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九四、一六四，頁二四二、頁三八二。另外院藏還有三十一件甜白半脫胎無紋、雲龍或雙龍紋高足碗；六件甜白半脫胎雙龍紋盤等皆為單圈款。（見《故宮瓷器錄》第二輯明甲上編，頁二六〇三二、三六、三七。）

【註七二】：《博物要覽》，頁九。

【註七三】：故宮藏瓷中，宣德壇盞僅有兩件（《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一八，頁二九〇。）；景德鎮珠山遺址出土壇盞，圖錄資料則有一件殘片，兩者壇盞的「壇」字款均書於器底，「宣德年製」四字款則書於盞心。（《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F三六）

又宣德白瓷，在明代文震亨《長物志》中亦曾提及：「宣廟有尖足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潔白如玉，可試茶色，盞中第一。」【註七五】所言者皆為外底尖出凸起的小蓮子碗（又稱雞心碗）（圖二二〇），【註七六】明代文人喜好品茶，把此類蓮子碗，作為品茶的茶盞，而宮廷是否作如此用途，則無記載。

紅釉

宣德紅釉瓷，與釉裡紅相同，均以氧化銅作發色劑，在還原焰中燒製而成。一般均稱祭紅，主要應與其作為祭祀器的釉色有關，另外又稱霽紅或積紅。祭紅因窯內燒成氣氛不同，而有深淺不同的紅色，釉色鮮艷者被稱為「寶石紅」，清代藍浦《景德鎮陶錄》卷五〈宣窯〉項下即載：「……祭紅有兩種，一為鮮紅，一寶石紅，唐氏（《唐氏肆考》）所記乃寶石紅，概以祭紅言之，似誤。……」，【註七七】故知寶石紅、祭紅壁壘分明，稱法有所不同。又釉色淺淡均勻者，有豇豆紅與桃紅之分；此種桃紅帶灰濁的豇豆紅釉，傳世與出土皆少，故宮藏品中只有一件，（圖一〇二）景德鎮珠山遺址亦僅出土數件，【註七八】以前認為豇豆紅釉為清代始創，但從此數件看來，可能與康熙一朝其他單色釉一樣，或亦為康熙仿自宣德。【註七

【註七四】：由宣德官窯傳世與出土的兩個展覽作一比較，即可辨明多件青花器、白瓷器、龍泉青瓷器，釉面上的開片紋為其遭受汰選的主因之一。故宮所展出的上百件青花瓷中無一細碎開片者；而景德鎮出土者如《景德鎮明宣德官窯瓷器》圖版八一、八二、二三、九八、一〇五二的青花器，以及圖版九四—二、一〇九、F三六的白瓷，或圖版九一、一〇三、二一的青瓷皆因釉面開片而不合標準。因所列舉大部分相同器，故宮亦有收藏，然故宮器，皆無開片。

【註七五】：明文震亨《長物志》卷十二〈茶盞〉條，收錄於《美術叢書》三集第九輯，頁二六五。

【註七六】：此類型碗一般有大、中、小三種型制，碗心內凹尖底狀，外底則略凸似雞心，故有「雞心碗」之稱，因其碗形似蓮房，俗又稱「蓮子碗」。蓮子碗外壁多刻劃或繪飾各種不同的蓮瓣紋。文震亨所謂「尖足」也就是尖底，所言者應就是無紋的小雞心碗。

【註七七】：收錄楊家駱主編《藝術叢書》——《陶瓷譜錄上》，頁三六九。一般以釉色鮮紅濃豔光亮者，稱寶石紅；釉色略暗，釉光斂隱者為祭紅。紅釉稱法大多沿襲舊稱。

【註七八】：《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展覽圖錄，圖二八紅釉鼓腹蓋鉢、圖一一三——一紅釉窩式碗，釉色淡紅，暈散不開略灰濁，與故宮藏品相近，筆者認為其應屬豇豆紅色系。頁三三、一一一。

九】單色紅釉器的燒製應始於明初，永樂、宣德祭紅高足碗馳名於世，宣德鮮紅釉色亦為世所稱，明王世懋《窺天外乘》中即說到：「……以棕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註八〇】故宮所藏寶石紅僧帽壺（圖四三七）及祭紅蓮瓣紋函壺（圖四四〇）即為寶石紅、祭紅的範例。

宣德官窯紅釉器，品類頗多，與霽青瓷相同，有內外壁均為紅釉者（圖九九），亦有內白外紅者，（圖九八）而兩者底足內部，均為白釉，有樸素無紋與印花紋飾兩種，款識則有青花寫款與陰紋刻款，【註八一】；另外有祭紅描金，紋飾以金箔描繪而成，（圖六四、一〇〇）傳世極少，表一紅釉金彩器所示，器型有碗、高足碗、盤器等三類，雖無款識，但從器型、圈足的修飾或紅釉的呈色來看，應為典型宣德器。【註八二】此類紅釉金彩器，存世數量極少，皆繪龍紋，可見紅釉加飾金彩器在宣德官窯器中佔有重要位置。

「燈草邊」為宣德紅釉普見特徵，宣德時期的紅釉或霽青器，凡其內外壁均施釉者，其口沿與足邊大多有一圈呈白色的透明邊線，白紅或白藍相映，俗稱「燈草邊」。【註八三】紅釉、霽青器「燈草邊」形成的原因，皆因焙燒中，釉汁下流，口沿釉層減薄所致。宣德紅釉釉層較薄，流動性不大，經燒熔後，垂至足邊，亦留一白邊，近白邊處，釉層稍厚，偶呈灰青色，但絕無類似清代郎紅者，其施釉較厚且流動性較大，致圈足積釉明顯，呈色凝黑現象。

【註七九】：康熙官窯好仿宣德器，如以前一直以為康熙始創，以鈎作著色劑的天青釉，實則由景德鎮出土無紋天青釉高足碗後，已證明實為康熙的仿古釉，豇豆紅應該也是相同道理。

【註八〇】：《窺天外乘》頁二〇。

【註八一】：《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二二六、二二七、二六八、一六九、一七〇。

【註八二】：高足碗、碗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〇〇、一三〇；頁二五六、二五七、三一四、三一五。紅釉金彩龍紋盤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無宣德款識，其器型與紋飾，亦為典型宣德風格。（收錄《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元、明、清，圖七二三，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八十二年十月，頁三八二。）

【註八三】：馮先銘主編《中國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頁四八三。燈草邊在其他陶瓷史書上，有時又稱燈草口，其理由主要是紅釉或藍釉器上口足的白邊，類似燈草燒過後，白色灰燼的顏色，故名。

宣德紅釉內佈大小氣泡，一般疏朗有致、晶亮，近口沿處尤為明亮，氣泡較大，而紅釉面上隱約顯露的深黑斑點，在放大鏡下，呈色鮮艷火紅。【註八四】

霽青

霽青為一種以鈷作為發色劑的高溫藍釉，又名祭藍、霽藍、積藍。【註八五】景德鎮從元代開始即已燒製，明清以後一直沒有中斷，宣德霽青名重於世，被譽為「寶石藍」，與祭紅、甜白、黃釉等皆可作為宮廷祭祀用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官窯霽青瓷數量僅次於青花【註八六】，可見霽青品類在宣德官窯中，亦佔有重要位置。

霽青瓷是一種呈色較為穩定的色釉，色澤沈穩，色調濃淡均勻。宣德官窯霽青器可分三類：一為器內外皆青者，二為內白外青者，三為藍地白花者，三者外底足內皆為白釉。前二者素面為多，也有淺劃或印以紋飾者，通常在內壁印飾雲龍，內心淺劃雲紋，（圖九七）。後者則紋飾部分留白，隙地施染青料，此類器紋飾有穿蓮龍紋、折枝花、蓮塘魚藻紋及圖案紋瓷磚等四種：如圖一一六、二五穿蓮龍紋及折枝花紋飾均在坯土未乾前，先淺劃輪廓線條、細部線紋再施透明釉；而圖二六與圖五二、一二九蓮塘魚藻則是在留白紋飾上，以白料泥漿堆拱細部線條，再罩透明釉，以突顯圖畫的立體感；圖二二圖案紋瓷磚紋飾線條部分，均以白泥鑲嵌技法填繪紋飾（即剔地填白），藍白分明，其對比裝飾效果，更襯托清麗風格。

宣德霽青與前述幾類一樣，在釉面上有大小不一、疏密分佈的氣泡，以及橘皮紋。器物口沿、圈足通常有不甚齊勻的白色「燈草邊」，白邊有深淺之分，如圖一二三、九七、一〇一、一一八等等都可見此現象。【註八七】霽青釉色有深淺明暗

【註八四】：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宣德官窯精華展導論〉插圖一二，頁一九。

【註八五】：一般陶瓷書，或工藝美術字典上均作如此解釋，其與祭紅一樣同被用來作為祭器的釉色，故稱祭藍。《中國古代瓷器鑒賞辭典》（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月），頁一〇三。

【註八六】：據筆者就故宮宣德藏品的統計，青花器約有一千零六十四件，霽青有二百二十一件，僅次於青花瓷。然此數目必需再扣除明清仿宣德款者，亦得加上無款宣德器，故數字僅供參考，而校正藏品仿器為一項艱鉅工作，短期內很難付之實行。

【註八七】：《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五八、一二四、一二五、一六六、一六七；頁一七一、三〇三、三〇五、三八七、三八八。

之分，圖一〇二青濃帶紫、濃艷明亮，應為世稱寶石藍者，圖二五釉色呈灰藍，盤心內凹，邊緣處微鼓，鼓處釉薄泛白。【註八八】霽青白花（藍地白花）器則因鈷料施釉時，必須避免沾染留白處，因此紋飾周圍，下筆較輕，故此處釉色較淺而見泛白；有時又因青料施釉不勻、覆蓋部分白地紋飾，致使紋飾偶爾見其不全現象。至於霽青留白堆泥器，則數量甚少，極其珍稀。

天藍釉

宣德天藍釉，以氧化鈷作著色劑，在還原氣氛中高溫燒成，其釉色應源自宋代汝窯青瓷天藍釉色，不過汝窯天藍釉是以氧化鐵為著色劑。我國燒製青瓷的歷史最長，遞迨至宋代達到高峰，宋代汝官窯、均窯、耀州窯、南宋官窯、龍泉窯、哥窯等青瓷，釉色之美，色調之多，古今激賞，宣德官窯器中有不少以宋代名窯瓷器作為模仿對象者。汝窯幽玄典雅的天青釉色，當亦為喜愛藝術的宣德皇帝所愛好，所以就開創了仿汝天青釉器。

汝窯正色釉為天青色，青中帶藍。較淡者為天青，較深者為天藍，其釉面上有開片紋及無開片紋兩種，而此均為宣德官窯所仿。國立故宮博物院即藏有二件極其珍貴的仿汝天藍開片釉器（圖二八、三二）。【註八九】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亦出土有無紋的天青釉器，（圖五三）以及與故宮完全相同器型的開片天青釉碗（圖二九、三三）。【註九〇】此四件開片的存世與出土器，無論胎骨、釉調、開片紋或圈足修坯方式皆呈一致。不過出土器雖帶透明細碎開片紋，但因燒成後或因釉色出現瑕疵，而遭淘汰，故開片紋上尚未著色；而故宮藏器開片紋已著染作色，紋上呈深褐色。由此傳世與出土器作一對比，（圖二八、二九、三一、三二）其製作工序已一目了然。無庸置疑，開片器上的顏色，是在出窯後，再經一道著色工序而成。

宣德官窯天藍釉器，大多胎骨勻厚，較一般宣德器來得沈重，而且胎土亦不似一般之潔白堅緻，此應為刻意模仿宋汝器

【註八八】：《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二二四、一六七。

【註八九】：《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展覽圖錄，圖版六五、六六，頁一八四—一八六。

【註九〇】：《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一一八二、一一八二，頁一一七。

灰白微黃之香灰色胎所致。觀其釉面滿佈細碎開片紋，釉色天藍偏灰，釉調清新，帶大小乳濁氣泡，並具「橘皮紋」氣泡眼，與宋汝窯器神似而貌並不同。

仿哥釉

史載明代仿哥釉器，始於永樂末年，【註九一】然至今不見永樂仿哥釉器。宣德仿哥釉存世者，除本院藏器外，數量不多。明代宮廷已收藏宋代名瓷，《宣德鼎彝譜》中提及：「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註九二】可見明代仿宋名窯器，皆有所本。

常見的仿哥釉器大底為圓器類，有盤及碗類，（圖三〇、三三、三四）【註九三】故宮所藏僅見兩類：一為菊瓣盤（圖三〇）；一為折沿盤（圖三三），兩者釉色為灰青與灰白，釉層略厚，釉調常見灰青或灰白不勻，帶橘皮紋，釉面佈滿褐黃或黑黃細紋開片，而此褐黃開片紋，應該就是《清秘藏》中所謂「冰裂鱗血紋，幾與官、汝窯敵……」【註九四】宣德仿哥釉器開片紋僅有一層，不似典型哥窯的大小雙層「金絲鐵線」開片紋，亦無「紫口鐵足」。【註九五】釉面微濁，不似哥窯之

【註九一】：明皇甫錄（一四七〇—一五四〇）《皇明紀略》中記載永樂末年明仁宗（洪熙帝）未即位時，喜愛哥窯仿製成功的一段史實：「都太僕言，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哥窯器可復陶否？士奇恐啓玩好心。答云：此窯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贊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仁宗善，命陶之，果成。」，收錄於《澤選輯》（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印行，民國五十五年》，頁一〇。

【註九二】：明呂震（一三六五—一四二六）等撰《宣德鼎彝譜》卷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四六，譜錄類，總第八四〇冊，頁一〇二一。

【註九三】：本院所藏宣德官窯仿哥釉器，均為盤器，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還藏有菊瓣式（應為蓮瓣）碗，收錄《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元·明·清圖七二七，頁三八三。

【註九四】：張應文《清秘藏》，頁二四四、二四五。

【註九五】：清朱琰《陶說》，卷二《宋哥窯》：「……《格古要論》論舊哥窯：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好者，類董窯今亦少有。《禪史類編》：土脈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窯則多斷紋號百圾碎。《春風堂隨筆》：哥窯淺白斷紋。……」，頁一五九、一六〇。朱琰所列幾本論述，言及哥窯特徵「鐵足紫口」、「多斷紋號百圾碎」、「淺白斷紋」，而哥窯百圾碎紋開片、淺白斷紋，即俗所稱「金絲鐵線」，金絲形容細紋黃線開片，鐵絲則為鐵黑開片。

棱出筋處，可見白色胎質。

紫金釉

紫金釉，又名醬釉、柿色釉，是一種以鐵爲著色劑的高溫釉。此種釉瓷器上最早出現於北宋定窯，明初曹昭《格古要論》中稱其爲「紫定」，【註一〇〇】景德鎮官窯自明初洪武官窯開始，一直燒製不斷，也是明代的仿古釉。

宣德紫金釉可分二類，一爲全器施醬釉，一爲白地醬花。前者之素色紫金釉，常見者有撇口碗（圖八七、九四、一〇四）、及盤器等圓器；另外琢器如傳世器桃形壺（圖三八）、【註一〇一】水仙盆（圖一二〇）乃較少見者。【註一〇二】素色紫金釉器均以蕩釉技法施釉，釉色勻整、釉光較亮；後者白地醬花裝飾技法，爲宣德始創，通常於盤上，繪一主紋折枝花卉，盤內壁爲四或六果紋，（圖一七六、一八〇）紋飾部分均以刮釉施彩技法完成，即全器掛上白釉後，將紋飾部分的白釉剔除，再以紫金釉填繪，一次燒成。因剔釉、再加上鐵質易滲胎骨，故紋飾部分凹陷，較白釉地爲低。此類以鐵爲著色劑的高溫釉如紫金或鐵紅釉，即使不剔刮紋飾，上釉部分仍大多凹陷於胎骨之中。【註一〇三】由於釉料調配氧化鐵、石英成分的增減，均可影響釉色，因此雖同是以鐵爲著色劑，釉色卻有深淺厚薄之分，銅、鐵成分多者呈色紅赭；【註一〇四】淡少者則

【註九九】：筆者認爲宣德青瓷器中，有刻意仿宋代龍泉釉色者，如釉色腴厚瑩潤的蓮瓣形折腰碟即是；而釉色與明代龍泉青瓷相仿者，則爲宣德官窯自身釉色，不爲仿古釉色。

【註一〇〇】：明曹昭《格古要論》〈古定窯〉：「……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頁一〇七。

【註一〇一】：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三一，此器蓋爲清代後仿，加上款字不是一般常見的宣德款字，另外字間距離亦比一般宣德略寬，故或疑爲後仿。然如逐字加以比對宣德款字，其所呈現的字劃行氣，應該是毋庸置疑的；無論型制（與出土器紅釉桃形壺）、紫金釉色、胎土或款字青花釉色，應爲宣德所製。頁一一六、一一七。

【註一〇二】：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三一—二，頁三七。

【註一〇三】：景德鎮珠山宣德遺址出土銅、鐵、鈷點僧帽壺殘片，均爲素坯上施點三種色釉後，復施透明釉一次燒成，鐵釉部分，雖無刮釉，然亦明顯凹陷，故知鐵釉與元代、明初青花鈷料情形相同，青花釉面鐵斑的部分亦往往往釉面下陷。銅、鐵、鈷點彩僧帽壺殘片，參見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F三二。

呈淺黃褐色（圖一七七、一八一、一九〇）。釉質肥厚者光潔瑩潤，帶橘皮紋細小棕眼，而圖一七七、一八一、一九〇應為釉料故意調淡，且其上再罩透明白釉所致，凸顯釉色與一般紫金釉色不同，釉料調配、或施釉濃淡不等，則有深淺之別，青花亦常用此一調配法。

紫釉

紫釉又稱茄皮紫，以氧化錳為主要調色劑，鐵和鈷起調色作用。一般咸認紫釉為明代晚期景德鎮官窯始創，然由故宮所藏弦紋三足爐證之，紫釉實創燒於宣德官窯。紫釉器現有資料中，僅本院藏有一件，應屬珍稀。院藏紫紅釉弦紋三足爐，（圖三九）型制與院藏另一宣德青花纏枝蓮紋弦紋三足爐，（圖四二）完全一致，為典型宣德器。口沿「大明宣德年製」一行六字印文款，為目前所見唯一的印文款識，款字凸出，字形亦為標準款識，其正確性，不容置疑。院藏紫釉，器內滿施白釉，高溫燒成後，復於外壁素坯上施掛紫紅釉，釉層肥厚、呈色紫紅，積釉處則顯紫黑，釉質流動性大，底部溜釉露出白胎，釉面滿佈細碎開片紋。【註一〇五】

黃釉

依目前資料，瓷胎黃釉最早應始於宣德，其基本釉為鉛釉，但以氧化鐵為著色劑，在八五〇～九〇〇℃間低溫燒成。宣德黃釉名重一時，因以澆釉技法施釉，故稱「澆黃」，又以其釉色淡柔嬌嫩，又名「嬌黃」。黃色為帝王至尊之色，黃釉器除宮廷外，不得他用。【註一〇六】

【註一〇四】：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九四、一九九，頁四四二、四五二。

【註一〇五】：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二四，頁一〇二。

【註一〇六】：明正統十二年十二月，發佈榜文，其中一條列禁民間私自燒造官窯釉色，黃釉即為禁用釉色的第一種。原文如下：「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資，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以告者連坐」處罰相當嚴酷。《明實錄》冊二九《英宗實錄》卷六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本，頁三二二。

澆黃釉雖為宣德所創，但生產量並不多，故單色黃釉傳世器，為數極少。宣德黃釉裝飾技法分為三類，一、為全器素面無紋黃釉，底白釉、或刻款或青花寫款，如盤類、（圖四四）仰鐘式碗、（圖一二五）直口碗（圖二〇一）及梨形壺（圖一四三）等；【註一〇七】二、為白地黃釉彩飾，白瓷上以單色黃釉繪畫紋飾，低溫二次燒成，技法亦為宣德官窯首創，景德鎮珠山出土此類盤器殘片（圖四五），【註一〇八】傳世器至目前為止，資料中尚未出現，不過宣德以後則可見到正德、嘉靖官窯繼承此一技法，曾燒製白地黃彩龍紋撇口碗、盤；【註一〇九】三、黃釉青花，係釉下高溫青花與釉上低溫黃釉的結合（後述）。三者皆在燒成的白釉上，施黃釉後用低溫再次燒成。另外亦有在素燒過的澀胎上直接施以黃釉，但釉色則無前者嬌嫩光滑。【註一一〇】景德鎮出土黃地堆綠龍紋盤即為顯例，此種技法已見於永樂官窯出土器。【註一一一】宣德嬌黃器以盤類最為常見，故宮所藏兩件皆為盤器，盤壁、圈足較一般為高，底內凹外凸，釉色淡柔，釉層較薄，圈足較少積釉現象，故無成化、弘治的一道明顯赭黃色積釉痕。釉面不見橘皮紋，並無弘治嬌黃的腴嫩光亮。

綠釉

【註一〇七】：盤類見故宮藏品，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六二、頁三七九；仰鐘式碗載刊於香港佳士德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拍賣目錄，編號七三二、頁二二六；直口碗、梨形壺為景德鎮珠山出土器，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一一二、一四三二，頁一〇九、四七。

【註一〇八】：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F十一及圖版說明，頁二二〇、頁二九二。

【註一〇九】：宣德官窯或有白地黃彩完整器存世，成化、弘治亦或有之，然筆者所搜集資料，僅有正德白釉黃彩雲龍紋碗，此碗藏於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見 He Li, CHINESE CERAMICS A NEW COMPREHENSIVE SURVEY From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一九九六), F 四五〇, p. 1130. 2130. 嘉靖官窯白地黃彩有本院所藏雲龍紋碗（見本院《瓷器上的龍紋》目錄圖版三十一）以及雲龍紋盤（見《蘇富比拍賣目錄》圖五十五，一九八六、一一一八香港拍賣目錄）。

【註一一〇】：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七三、頁七八。此處素燒過的澀胎，係指盤外壁不施白釉，而盤內施以白釉。

【註一一一】：景德鎮珠山永樂官窯遺址曾出土錐花黃地綠龍紋梨形壺、小盤，主紋以錐花裝飾，宣德則以堆花技法完成。永樂器參見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圖錄圖版一〇九、一一〇、頁二八〇、三二〇。

鉛綠釉早在漢代陶器中已普遍使用，盜胎上施綠釉者，似為永樂時期景德鎮窯首創。永樂黃釉地綠彩龍紋或綠地醬彩龍紋盤、碗、梨形壺等器，盜胎上均施綠釉，用低溫二次焙燒而成，【註一一二】可見綠釉繪彩紋飾在明初亦復流行。綠釉使用在宣德時期漸趨頻繁，故宮藏器中一件翠綠釉白裡暗花雙龍紋碗（圖一〇三），以素面綠釉裝飾，甚為珍罕。其釉上綠彩雖為二次低溫燒成，但溫度卻較一般如青花五彩為高，故釉層往下流淌，造成釉薄、色淡、瑩亮，而呈嫩鮮綠色調；圈足底部則因流釉，積釉一圈，顏色較暗。

鉛綠釉為低溫釉上彩，宣德開始，釉上綠彩和紅、黃、紫等彩料，與釉下青花結合，始燒造出色彩豐富的五色彩瓷。宣德以後，綠彩更為成化鬥彩中不可或缺的主要色彩之【註一一三】。宣德青花五彩器中的綠釉彩或其他釉上彩，一般均較成化略厚，釉調不甚均勻，而成化綠彩則呈豆青色，釉嫩薄勻亮。相信這也就是古人評斷宣德五彩絢艷悅目、深厚堆垛不甚佳，故不及成化的最大原因了。【註一一四】

孔雀綠釉 孔雀綠釉青花

孔雀綠釉最早出現於宋、元民窯，是一種以銅為著色劑的低溫色釉，景德鎮亦發現元代製品。明代早期官窯似尚未普遍

【註一一二】：同前註，頁二八〇。

【註一一三】：釉上綠彩為成化鬥彩的主要釉彩之一，而成化鬥彩清人又稱其為「豆彩」，主要形容釉上所繪花紋以豆青色為最多，故名。見清代許之衡

《飲流齋說瓷》（說彩色第四）豆彩：「何謂豆彩，蓋所繪花紋以豆青色為最多，占十分之五六，故曰豆彩也。或稱鬥彩，謂花朵之鑽簇有類鬥爭，或稱逗彩為彩繪之駢連，有同逗併，實則市人以音相呼，輾轉訛述。……」，由上記載，豆青綠色確為鬥彩佔最大比例者。收錄

《藝術叢編—陶瓷譜錄下》，三集第六輯，頁一九。

【註一一四】：王士性《廣志繹》卷四：「……宣窯五彩，堆填深厚。而成窯用色淺淡，頗成畫意故宣（宣德）不及成（成化）。」（頁八三）另高濂《燕閒清賞箋》亦載：「宣德年造……如漏空花紋，填以五色，華若雲錦，有以五彩實填花紋，絢艷悅目……五彩宣廟不如憲廟，……宣窯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頁一六三—一六四）。由以上兩則記述可知，早在明人筆記中即多記載宣德有五彩瓷器，然而實物卻於近年才在景德鎮珠山遺址及西藏薩迦寺發現了出土器及傳世器。兩者皆釉色鮮麗，畫工精細，並未如所載，畫意不如成化，惟典型成化色彩大體較淡且疏朗而已。

灑藍

灑藍係一種以氧化鈷及銅作為著色劑的低溫鉛釉，為宣德時期景德鎮窯所創燒的特殊釉色。灑藍器一般的說明，均以氧化鈷做著色劑解釋，這或許由於宣德灑藍器稀有之故，資料亦少，未能仔細看出。不過筆者據故宮所藏兩件灑藍撇口碗，及景德鎮出土的數件灑藍器，相信灑藍器除氧化鈷之外，可能還有以銅作為著色劑，即與孔雀綠釉同色，此亦筆者在院藏灑藍刻花蓮塘魚藻紋碗的品名說明中所述：「開片紋凹凸不平，放大鏡下，刻紋溝線內，藍釉如孔雀綠色，呈色鮮麗。」；【註一二一】而景德鎮出土的數件灑藍器如灑藍碗、灑藍殘片均可明顯看出其綠斑呈色，【註一二二】也就是加銅作為著色劑。筆者亦曾就此問題請教過仿古盜研究者林德文先生，也表示相同看法。

灑藍極可能就是《天工開物》上所說的「千鍾粟」，《天工開物》卷中〈陶埏〉曾謂：「……凡為碎器（開片器）、與千鍾粟、與褐色杯等，不用青料。……千鍾粟則釉漿捷點。……」，【註一二三】此中所述「千鍾粟」的釉漿捷點方法，就是在高溫燒成的白瓷胎上，以鉛釉釉漿快速點蘸釉面，低溫二次燒成。此外用竹管蘸藍釉料及孔雀綠釉，吹灑器表，這是清代吹青的上釉方式。由於釉漿捷點的原因，不能和浸釉或刷釉一樣均勻，釉面形成厚薄不均、深淺不同的藍色斑點，深處積釉，凹凸不平，滿佈細碎開片紋。因其淺白藍地上有水跡般的深藍斑點，猶如灑落的藍色水斑，故稱「灑藍」，又藍釉覆蓋下剩餘的白釉地，彷彿是飄落的雪花，藏於藍釉之中，故亦稱「雪花藍」，別名青金藍釉。

灑藍工藝終有明一代，似僅出現於宣德時期，一直到清代康熙時才復燒製。【註一二四】清代爐鈞釉的工藝技法，一般稱

【註一二九】：釉泡為釉面遺有起泡、泡破遺痕，此為燒瓷過程中所起現象，亦為成型工藝上的一大瑕疵。

【註一二〇】：上海博物館藏有成化孔雀綠釉青花蓮塘魚藻紋盤，圈足底部微見剝釉現象。《上海博物館中國古代陶瓷館》圖錄圖版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註一二一】：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三一、頁三一六。

【註一二二】：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版一五、一一四、F三四。

【註一二三】：同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頁一九七。

其爲承自宣德灑藍，然二種工藝所呈現的基本釉飾其實只能說是類似，不應作相同論。爐鈞釉《南窯筆記》載：「爐均一種，乃爐中所燒，顏色流淌中有紅點者爲佳，青點次之。」【註一二五】從傳世品看，爐鈞釉流淌，二種以上的釉色參差相間，而宣德灑藍釉並不流淌，此亦爲筆者認爲《天工開物》中「千鍾粟」的釉漿捷點法爲宣德灑藍之依據所在。宣德灑藍傳世器極爲稀少，以刻花龍紋鉢爲常見，其型制、紋飾與青花雲龍波濤紋鉢一樣，（圖一九七、一九八）僅釉彩裝飾不同而已。【註一二六】故宮藏品中有兩件刻花蓮塘魚藻紋撇口碗（圖一〇五），【註一二七】雖無款識，但與景德鎮珠山出土土撇口碗型制一致（圖九三），應爲典型宣德器。【註二八】景德鎮出土器中尚有灑藍高足碗、水仙盆、梅瓶殘片（圖五六），【註二九】皆有剝釉、釉泡、釉色偏綠的缺點，灑藍與孔雀綠釉相同，胎釉不易密著。

從傳世與出土灑藍器比較得知，一般灑藍器是以鈷及銅二種作爲著色劑的低溫色釉，但發現亦有銅的呈色不明顯者：如景德鎮珠山出土刻花雲龍波濤紋鉢及刻龍紋梅瓶殘片，【註一三〇】其釉色深藍偏黑，而不像其他出土器，如灑藍撇口碗或高足碗、水仙盆殘片；【註一三一】以及傳世器，如院藏刻花蓮塘魚藻紋撇口碗（圖一〇五）或首都博物館所藏刻花雲龍波濤紋

【註一二四】：許之衡《飲流齋說瓷》中《酒藍、積藍》說：「康熙於灑藍中加繪金彩雲龍，奕奕有生氣。其作法係先上層白釉，再上一層藍色，復上一層白釉，最後乃畫金花。……」，由其說明看來，似乎與宣德灑藍不盡相同，而且康熙傳世器中似無和宣德類似者。（頁一一八。）

【註一二五】：收錄楊家駱主編《藝術叢編四集第一輯—陶瓷譜錄上》，頁四三。

【註一二六】：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一五九（灑藍刻花龍紋鉢）、一六（青花龍紋鉢），兩件鉢器型制、尺寸相同；口沿下飾波濤紋、外壁雲龍紋，底邊蓮瓣紋一周，紋飾亦皆相同，宣德官窯一元多式的裝飾技法又增一例，頁二五。本論文圖一九七灑藍刻花龍紋鉢爲首都博物館藏瓷，參見同【註一三二】。

【註一二七】：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三一，頁三一六。

【註一二八】：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一一四，頁一一三。

【註一二九】：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F三四、三五、三六，頁二二五。

【註一三〇】：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一二九。

【註一三一】：同【註一二九】。

鉢(圖一九七)，【註一三二】釉色藍中帶鮮豔孔雀綠釉色調，此或為其遭淘汰之故。

礬紅

宋代、金代磁州窯系已見釉上紅、綠等多彩的裝飾技法，然而在細緻白釉瓷上，以紅彩繪飾的出現，應始於明代洪武官窯。【註一三三】永樂官窯亦有燒製，宣德開始，紅彩的使用趨於多樣化，不只在白釉上繪飾，亦與釉下青花及其他釉上彩釉結合。

紅彩為低溫釉料，係以氧化鐵為發色劑，因用青礬作鍛燒原料，故稱礬紅，通常在白釉上繪飾紋樣，經低溫二次焙燒而成。故宮藏品中，僅有三魚紋高足盃一種，(圖一五五)其款識亦為礬紅書款，乃官窯瓷器上最早出現的釉上紅彩款。其他傳世器中，尚見折枝石榴花果紋盤(圖一八三)，【註一三四】除此之外，極為罕見。出土器則有雙龍戲珠雲紋高足碗(圖六五)、三魚高足盃等。【註一三五】

宣德礬紅釉色應與青花礬紅彩相同，有濃重深淺之分，院藏三魚紋高足盃色調與景德鎮出土高足盃、高足碗及院藏雲龍紋合碗上的紅彩色調相近，為淺淡鮮明的橙紅色；然河北省安次出土礬紅纏枝八吉祥三足爐，【註一三六】呈色暗紅，與故宮所藏轉枝花卉紋高足盃相近，皆屬濃重而色深。

青花加彩

【註一三二】：〈首都博物館藏瓷〉圖版一〇四(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頁一一八。

【註一三三】：洪武白釉印花紅彩雲龍紋盤碎片，在南京明洪武宮遺址發現，所以釉上紅彩始於洪武，也從而得到證實。南京博物院〈南京明故宮出土洪武時期瓷器〉，頁七四、七五。(《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八期)

【註一三四】：此件宣德礬紅彩折枝石榴花果紋盤，現藏於日本東京經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明の五彩》圖版二(日本平凡社，一九九六年四月)。

【註一三五】：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四八一、四八一二，頁五二。

【註一三六】：同《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圖七二八，頁三八三。

青花加彩是指先在坯胎上用青料繪成完整，或不完整的紋飾，施透明釉燒成後，復於白釉上用其他單色或多色彩釉描地或繪飾其他圖案，再以低溫烘燒而成，因此完整圖案的青花器，若無釉上彩的結合，仍可單獨成立，而不完整圖案的青花則否。到目前為止，青花加彩器，無論單彩、複彩，最早皆出現於宣德。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青花加彩器，有青花紅彩、青花黃彩、青花描金等三類，三者皆為單彩。多彩者如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及西藏薩迦寺各有出土及傳世器（圖四六、四七），【註一三七】此應就是明人記載中的五彩器。

王士性《廣志繹》卷四：「……宣窯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窯用色淺淡，頗成畫意，故宣不及成。」【註一三八】另高濂《燕閒清賞箋》亦載：「宣德年造……如漏空花紋，填以五色，華若雲錦，有以五彩實填花紋，絢艷悅目……五彩宣廟不如憲廟，……宣窯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註一三九】又明末沈德符《敝帚軒剩語》〈瓷器〉篇中稱：「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為古今之冠。如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註一四〇】由以上三則記述可知，早在明人筆記中即多記載宣德有青花五彩器，而且曾為明盜之冠，後被成化取代。然而實物卻於近年才在景德鎮珠山遺址，及西藏薩迦寺發現，兩者皆釉色鮮麗，畫工精細，並不見得畫意不如成化，惟典型成化色彩大體較淡且疏朗而已。宣德五彩以釉下青花，及釉上綠、紅、黃、赭結合燒製而成。由出土蓮塘鴛鴦紋盤及西藏薩迦寺傳世的雲龍蓮塘鴛鴦紋碗（圖四六），充分證實宣德時期確已燒製成熟完美的青花五彩器，文獻記載屬實可靠。而景德鎮出土青花五彩藏文蓮塘鴛鴦紋盤，與同類紋飾成化款青花五彩盤比較，宣德釉上五彩，蘸色堆填，成化堆填較淺，故色彩宣德較成化為厚，（圖四七、四八），而畫工卻較成化精細，惜明人不喜厚彩，因此認為典型成化鬥彩勝於宣德。景德鎮珠山出土宣德款五彩蓮塘鴛鴦紋撇口盤，目錄雖定名為「鬥彩」，其實即為明人文獻中所謂「五彩」；「鬥彩」之名為清人所定。【註一四一】

【註一三七】：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七五；薩迦寺所藏青花五彩雲龍蓮塘鴛鴦紋碗刊載於《中國文物精華一九九三》圖版三四（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頁二二二、二二二。

【註一三八】：《廣志繹》頁八三。

【註一三九】：高濂《燕閒清賞箋》頁一六三～一六四。

【註一四〇】：收錄《筆記小說大觀續編》，頁一〇八。

青花紅彩 青花填紅

青花紅彩爲釉下青花與釉上紅彩的結合，此兩項技法皆在宣德前已臻成熟，不過都是單獨存在，宣德時期始見兩者結合的技法出現。傳世青花紅彩（描紅）以故宮所藏最爲豐富，有青花描紅合碗（圖一三九）、青花紅彩海獸波濤紋高足盃（圖一五七、一五八）、及青花描紅花卉紋高足盃（圖一五六），其中海獸波濤紋高足盃有以青花繪海獸，鑿紅畫波濤的青海獸紅海水施釉法，亦有正好相反的爲青海水紅海獸，【註一四二】此兩種正反用釉，因均在釉面上填滿紋飾，即使青海獸或紅海獸可單獨成立，但釉面上刻意留下的空間，總難免有缺遺不足之感。另外轉枝花卉紋高足盃，如無紅彩花卉的填入，則爲一件未完工的半成品，如景德鎮出土青花卷草紋高足盃及青花卷草紋高足碗（圖六六）即是。【註一四三】以上數種類器，釉上彩的鑿紅釉色彩、光澤皆不同，有深淺明暗之別：花卉紋紅彩較深暗厚重，波濤海獸、波濤龍紋色澤鮮紅淺淡近珊瑚紅，合碗龍紋則爲呈色較淺的橙紅，此與白釉盜胎有關，亦與蘸釉的厚薄及低溫烘燒溫度有關。

宣德青花填紅器與青花描紅燒製技法相同，均爲素坯上描繪或塗抹鉛料、掛透明釉後，高溫燒成青花，復繪紅彩再低溫二次烘燒而成。然填紅器，外壁以青花爲地，留白處則滿畫紅彩花紋，亦即隙地均以青料填塗，青花僅爲底色，不成圖案，故外壁紋飾不見留白；此與描紅的青花本身亦爲紋飾之一，紋飾之外餘有留白，大不相同。傳世器鮮少青花填紅資料，景德鎮珠山出土兩件青花填紅花鉢（圖四九九、五〇〇），【註一四四】青花及鑿紅釉彩均不合於標準，青花釉色不勻，白釉層略

【註一四一】：宣德青花五彩與鬥彩的技法幾乎相同，如景德鎮出土宣德青花五彩藏文蓮鴛鴦紋盤上，飛翔雄鴛鴦的翼翅部分，先以青花鉤輪廓邊線燒製後，再填淺褐色釉上彩低溫燒成。此即與典型成化鬥彩技法相同，只不過在宣德五彩上僅用一小部分鬥彩畫面，其餘釉上彩部分則未用青花鉤邊，而基本上兩者燒造技法是相同的，故明人亦把成化鬥彩稱爲五彩。鬥彩之名最初似記載於清代許之衡《飲流齋說瓷》。

【註一四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青花紅彩（描紅）海獸波濤紋高足盃，海獸爲青花所繪，波濤則爲釉上鑿紅彩。（《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八四，頁二二二、二二三。）而上海博物館所藏青花紅彩波濤海獸高足盃則正好與本院相反，青花繪波濤，鑿紅畫海獸。（同《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圖七一六，頁三八〇）

【註一四三】：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五一—二、五〇—一，頁五六、五四。

厚，亦影響馨紅的呈色，紅彩色暗，故被揀退。

青花黃彩

宣德青花黃彩，皆為黃彩填地，也就是青花紋飾以外的隙地均以黃彩填滿，故亦稱黃地青花。宣德青花黃彩，黃彩部分僅作單色釉彩或填地，並不像其他紅彩或金彩亦作為紋飾之用。前述黃釉項下，已舉出宣德黃釉特徵。青花黃彩的工藝技法實肇始於宣德，一般最常見的為折枝花果紋盤，傳世器以折枝花果紋盤及折枝石榴花果紋盤最為常見（圖一七四、一八二）；【註一四五】出土器則尚有折枝牡丹花果紋盤、折枝萱花卷草紋盤及折枝葡萄花卉紋盤等（圖一九一、一八六、二五四）。【註一四六】此以黃彩填地的技法，因主花均以青花描繪，隙地部分填黃，其隙地邊緣，黃彩未能仔細填畫，常有露白或彩過青花的情形。宣德以後成化、弘治、正德亦盛行模仿此類釉彩，不過已少有前述缺陷，黃釉的成色亦較宣德嬌嫩均勻。

描金

官窯瓷器上貼金或描金裝飾，五代越窯秘色瓷、北宋定窯已見使用。【註一四七】明代景德鎮永樂官窯遺址亦出土多件白

【註一四四】：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三四、三四二，頁四〇。

【註一四五】：折枝梔子花果紋盤見本院藏品。（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九六、頁四四六、四四七。）折枝石榴花果紋盤英國倫敦大衛德基金會或日本出光美術館均有收藏。筆者亦曾對宣德官窯此類折枝花果紋盤作過論述。見《鴻禧文物》第三期，廖寶秀〈宣德官窯折枝花果紋的識別〉，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民國八十七年三月，頁七〇。

【註一四六】：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八五—三、八二—二、七八—二、頁八七、八四、八一。

【註一四七】：一、五代吳越國文穆王錢元瓘墓中出土一件「浮雕雙龍紋四繫壺」，上半口頸部殘毀，下半罐身仍在，浮雕三爪龍紋，據出土報告，挖出當初，龍紋上尚殘留三小片金箔，由於錢元瓘具王室身份，而吳越秘色瓷又具官窯性質，因此亦為官瓷上施金彩器之一。（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杭州臨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圖和秘色瓷〉，《考古》，一九七五年，第三期，頁一九一、一九二。）二、傳世的定窯器中白釉、黑釉、醬釉碗皆有用金彩描繪者。宋代周密《志雅堂雜鈔》中載：「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永不復脫。」，為定器已有金彩作最佳註解。可參見國立東京博物館所藏白釉金彩雲鶴圖碗，此碗筆者在《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瓷器篇三》附錄圖版貳—十三，曾據日本小學館出版《世界陶磁全集—二宋》圖版十五、十六，紋飾作蓮塘水鴨解釋。後此器及醬釉金彩經收藏家捐贈東京國立博物館，筆者幸有機

釉金彩器。【註一四八】明初官窯在白瓷或各類單色釉瓷上，如霽青、祭紅等金彩作為瓷器紋圖案的裝飾，可見金彩亦頗受宮廷欣賞，用以彰顯皇家富貴景象。

宣德描金器，有於單色釉上加飾金彩者如祭紅（圖六四、一〇〇）、祭青，以及青花瓷上加飾金彩皆是，前者金彩為主要紋飾，如院藏祭紅雙龍趕珠雲紋碗、（圖一〇〇）高足碗、（圖六四）紋飾均為描金覆彩；後者金彩則為與青花共體的部
分紋飾，如青花描金轉枝花葉紋碗或高足碗，於內壁纏枝梗上加繪金彩葉紋、內口沿下青花斜方格內加會繪「十」字金彩，【註一四九】其加飾金彩方式與院藏青花描紅轉枝花葉紋高足盃、（圖一五六）描紅部分相同，此亦為宣德官窯一元多式裝飾技法的表現。

紋飾金彩大多為片狀貼花釉上技法施彩，故易脫落。單色釉上的金彩紋，尤其紅釉較為敏感，經描繪貼飾金彩，再二次低溫燒成後，紅釉所呈釉色不同於原高溫釉色，由傳世紅釉金彩器與一般紅釉作一比較，即可概知。不僅如此，貼繪金彩的紅釉部分，釉質較軟與紅地起化學作用，釉面受覆蓋的金彩影響，故金彩剝落後，皆留下灰白紋飾遺痕；而白釉、青花、霽青地金彩則由於透明釉、鈦料等均穩定性較高，釉質堅硬不易受金元素影響，因此金彩脫落者較少，剝落後亦不留遺痕。【註一五〇】

其他

宣德官窯釉彩之豐富由表一所示即可概知，其中數項為外間罕見者，即銅、鐵、鈦點彩，【註一五一】此類點彩技法於透

會承博物館給與特別參觀機會，又經該館中國陶瓷研究員今井敦先生告之，此碗經紫外線螢光攝影，剝落金彩部分亦可攝出，紋飾為雲鶴紋。於此亦更正筆者前文所述。今井先生亦曾就此碗撰文（白磁金彩雲鶴唐草文といわゆる金花の定碗について），收錄東京國立博物館《MUSEUM》No.四八四，一九九一・七，頁一一～一八。

【註一四八】：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版五四、七二，頁一七二、二〇六、二〇七。

【註一四九】：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第三章永樂、洪熙、宣德時期瓷器，第三節宣德時期、四、各種品類特徵、一〇青花金彩，頁六四。

【註一五〇】：筆者曾就紅釉描金，金彩部分剝落後留下灰白遺痕問題，請教過前述古陶瓷製作研究者林德文先生。他以今日作上述陶瓷經驗，告知筆者以上現象。而的確由院藏宣德無款紅釉金彩雙龍趕珠紋碗（圖一〇〇）看來，金彩保存狀況較佳，但亦有剝落，而剝彩部分皆呈灰白色；但霽

明釉下以銅、鐵、鈦料點飾高溫一次燒成。釉下點彩裝飾起源甚早，至少在東晉青瓷即已普遍流行，【註一五二】唐代亦見各窯採用此種裝飾，然白瓷胎以三色多種高溫釉點彩裝飾器面，應屬宣德官窯首創。景德鎮珠山出土僧帽壺殘片，器型雖未能復原，辨識不難，為宣德官窯罕見釉彩。

宣德官窯亦曾仿製宋代鈞窯釉器，據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宣德官窯一節，述及傳世品中有盤、碗等類器。據其描述，與宣德官窯同時期的白釉器造型相同；底內露胎泛黑褐色；近似成化的米糊底；釉面於紫紅中雜以藍色。【註一五三】惜文中並未提及是否帶宣德款識，又舉法國吉美博物館及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均藏有此類器物；香港亦有宣德仿鈞釉荷葉形蓋罐。

3. 一元多式的裝飾技法——同一器型，多種釉彩裝飾

宣德官窯燒造規模之大，至為驚人，據《大明會典》記載，在宣德八年（一四三三）燒造各式龍鳳紋瓷器，竟達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之多。【註一五四】數量龐大，當時官窯的監官可能因此在同一器型、紋飾上力求變化，以多釉彩、多紋飾、多器型，創造高效率與藝術的表現。此一元多式的裝飾技法，既可節省時間、人力的分配，又可統一品質管理，就如同今日工廠分工管理企業化一樣。在同一時段內做同一器型或同一紋飾，不僅工匠熟能生巧，品質管理亦易於控制。而此一元多式的裝飾技法，其他時代雖亦有之，但器型、釉彩、紋飾均不及宣德之多。宣德器型如前所述多達八十種以上，為證明宣德官窯瓷

青、青花金彩剝落部分則不見紋飾遺痕，此一現象的確實化學分析，有待學者作更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註一五一】：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F三二，頁一二四、二九八。

【註一五二】：西晉時期湖南湘陰窯即在青瓷上用高鐵彩料，燒造青瓷醬彩器。湖南瀏陽縣一中發現兩座西晉磚墓室，其中一號墓有「太康八年」（二八八年）銘磚，二號墓與一號墓時代相同，出土了青瓷醬彩點紋鉢，這種鉢在湘陰窯址亦有發現。（周世榮《湖南陶瓷》，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九五）東晉時青瓷上四繫壺上裝飾鐵質褐彩則更為普遍，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四繫壺即是。《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三一晉唐瓷器》圖三九、四〇（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頁四四、四五。

【註一五三】：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頁六六。

【註一五四】：明李東陽等《大明會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條，頁二六三二。

器同一器型不同釉彩、紋飾，特擇其數式列表分述，作為佐證。

上列十二種宣德圓器與琢器器型，其中表二高足碗內所列的青花，雖然僅為一項目，但紋飾多樣，有十八種以上的不同紋飾（圖六七～八四），（參見表三）其他青花器型亦皆含多種紋飾，一類器型的多彩多姿，由所列圖表及圖版中可一覽無遺。宣德高足碗（口徑一五·二～一七·二公分，高一〇·二～一一·九公分，足徑四·三～四·八公分）青花紋飾有十八

表二 同一器型 不同釉彩

器型	釉彩
1 高足碗	一、白釉 二、甜白釉 三、紅釉 四、霽青白裡 五、藍地白花* 六、天藍釉※ 七、天青釉（仿汝）※ 八、孔雀綠釉※ 九、灑藍釉※ 一〇、青花 一一、釉裡紅 一二、白地鐵紅※ 一三、青花釉裡紅 一四、祭紅描金 一五、釉上礬紅 一六、青花礬紅※ 一七、青花描金*（圖四九～六六）
2 撇口碗	一、白釉 二、紅釉 三、紅釉白裡 四、霽青 五、霽青白裡 六、藍地白花 七、紫金釉 八、灑藍釉 九、翠綠釉 一〇、紅釉金彩 一一、青花 一二、釉裡紅 一三、孔雀綠釉※ 一四、孔雀綠釉青花※ 一五、仿汝天青釉（圖八五～一一七）
3 仰鐘式碗	一、白釉 二、霽青白裡 三、藍地白花※ 四、紅釉※ 五、青花 六、龍泉釉 七、黃釉（佳士得） 八、青花紅彩*（圖一二二～一二三）
4 合碗	一、仿官釉 二、青花 三、青花釉裡紅雲龍紋（缺蓋，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四、藍地白花 五、青花紅彩 六、釉裡紅 七、紅釉 八、礬紅彩（圖一三三～一四一）
5 撇口盤	一、白釉 二、紅釉 三、霽青 四、藍地白花 五、孔雀綠 六、黃釉 七、紫金釉※ 八、孔雀綠釉青花※ 九、青花 一〇、青花五彩※
6 弦紋三足爐	一、白釉 二、孔雀綠釉 三、紫紅釉 四、青花（圖三九～四二）
7 水仙盆	一、霽青 二、紅釉※ 三、紫金釉※ 四、青花蓮托八吉祥紋（香港藝術館） 五、灑藍釉※（圖一一八～一二一）
8 僧帽壺	一、白釉 二、寶石紅釉 三、霽青※ 四、青花 五、青釉※ 六、銅、鐵、鈷點彩※
9 梨形壺	一、紅釉 二、黃釉※ 三、各式青花※（圖一四二～一四四）
10 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一、黃釉青花 二、藍地白花 三、紫金釉 四、褐黃釉（圖一七四～一七七）
11 折枝石榴花果紋盤	一、青花 二、黃釉青花（日本出光美術館） 三、藍地白花 四、紫金釉 五、褐黃釉（曾為香港趙氏藏品） 六、礬紅（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圖一七八～一八二）
12 折枝牡丹花果紋盤	一、青花※ 二、黃釉青花 三、藍地白花（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四、紫金釉（鐵紅）※ 五、褐黃釉（上海美術館）（圖一八七～一九一）

註：以下表二～四本表所列各器，1 其後無加註記號者為本院藏品；2 後加※記號者為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所出土殘器；3 後加*記號者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其他未加註者，分別標明於釉彩之後。

表三 同一器型 不同紋飾（以青花紋飾爲主）

青花高足碗	一、轉枝牡丹花紋 二、轉枝芙蓉花紋 三、松竹梅三友紋 四、仕女秉燭夜遊圖 五、園林仕女圖* 六、藏文 七、穿蓮藏文 八、穿蓮龍紋 九、雙龍波濤紋 十、五龍波濤紋 十一、五龍波濤雲紋 十二、九龍波濤紋 十三、雙龍趕珠紋 十四、穿花龍紋 十五、海獸波濤紋 十六、蓮塘魚藻紋* 十七、轉枝花卉蓮塘紋* 十八、葡萄靈芝紋（圖六七—八四）
藍地白花高足碗	一、蓮塘魚藻紋* 二、穿花龍紋*（圖八三、八四）
釉裡紅高足碗	一、三魚紋 二、三果紋 三、雙龍趕珠雲紋* 四、海獸紋*（圖四六—四八）
葵式高足碗	一、團雲龍紋 二、團花果紋 三、菱邊雲龍紋 四、菱邊鳳凰紋（圖二三—二六）
葵式碗	一、團雲龍紋 二、菱邊雲龍紋 三、蓮塘魚藻紋（圖二二七—二二九）
葵式洗	一、紅釉* 二、團雲龍紋 三、菱邊雲龍紋 四、團龍鳳紋 五、蓮塘魚藻紋*（圖三二九—三三四）
高足盃	一、白釉 二、釉裡紅三果紋 三、釉裡紅三魚紋 四、雲龍波濤紋 五、蓮托八吉祥紋 六、折枝四季花卉紋 七、轉枝四季花卉紋 八、青花波濤白海獸紋（圖一五九—一六八）
高足盃	一、松竹梅三友紋 二、纏枝靈芝紋 三、纏枝番蓮紋 四、折枝蓮紋 五、雲龍紋 六、雲龍波濤紋 七、飛象波濤雲紋 八、波濤五白龍紋 九、波濤三白魚紋（揚州市博物館） 十、釉裡紅三魚紋 十一、磬紅三魚紋 十二、青花描紅海獸波濤紋 十三、青花描紅波濤海獸紋（上海博物館） 十四、青花描紅轉枝花卉紋（圖一四五—一五八）
凸節（竹節）高足盃	一、秉燭夜遊仕女圖 二、仕女嬰戲圖 三、海獸波濤紋 四、波濤白海獸紋 五、飛龍波濤紋（蘇富比一九八六—五—二〇拍賣目錄）（圖一六九—一七三）
寬口沿大碗	一、雲龍紋 二、纏枝蓮紋 三、蓮托八吉祥紋 四、轉枝靈芝紋 五、松竹梅三友紋 六、轉枝牡丹紋 七、轉枝月季花紋 八、轉枝芙蓉花紋 九、轉枝芍藥紋 十、轉枝四季花卉紋 十一、折枝花果紋（圖二〇二—二二一）
蟋蟀罐	一、波濤飛象紋* 二、園景瑞獸紋* 三、銜芝螭龍紋* 四、雲龍紋* 五、行龍雲紋* 六、雲鳳紋* 七、穿蓮鳳紋* 八、白鷺黃鸝紋* 九、鷹燕紋* 十、汀洲雙鴛鴦紋* 十一、汀洲水鳥紋* 十二、汀洲白鷺紋 十三、翠鳥鴛鴦紋* 十四、櫻桃鳥紋* 十五、轉枝牡丹紋* 十六、松竹梅三友紋* 十七、瓜果紋*（圖二三四—二四九）
蓋罐	一、卷草斜格紋 二、轉枝花卉紋 三、雲龍紋* 四、紅釉*（圖一九二—一九五）
撇口大碗	一、白釉 二、穿蓮龍紋 三、藍地白花穿花龍紋 四、葡萄紋* 五、松竹梅三友紋（圖一一三—一一七）

種以上的不同紋飾，另外釉裡紅高足碗，又有三魚紋、三果紋、雙龍趕珠雲紋、波濤海獸紋等四種不同裝飾，（圖五八）六〇、三三〇）加上十七種以上的不同釉彩裝飾如（表四、圖四九）六六）：白釉、甜白釉、紅釉、霽青白裡、藍地白花、天藍釉、天青釉、孔雀綠釉、灑藍釉、青花、釉裡紅、白地鐵紅、青花釉裡紅、祭紅描金、釉上礬紅、青花礬紅、青花描金等等，【註一五五】則總共可有近四十種不同的風貌，一種器型有如此之多的裝飾，陶瓷史上僅見於宣德時期官窯。其他高足器類如高足盃（圖一四五）一五八）、高足盅（圖一五九）一六八）、凸節高足盃（圖一六九）一七三）、葵式高足碗（圖二二三）二二六），或葵式形相關器如葵式碗（圖二二七）二二九）、葵式洗（圖二三〇）二三四）等相同器型不同釉彩、紋飾亦相當豐富。

宣德撇口碗由小至大有各種尺寸，約有七類：口徑一、一〇·一）一〇·七公分，二、一四·七）一五·六公分，三、一七·一）一七·四公分，四、一八·七）一九·二公分，五、二〇·三）二二公分，六、二一·八公分）二二·八公分，七、二七·二）二七·九公分。表二所示，大多以口徑約二〇）二二公分、高九）一〇公分、足徑九公分左右的撇口碗為例，其上下限差異僅在一公分以內，【註一五六】而圖版則涵蓋數種尺寸。撇口碗的釉彩亦有十五類以上，甚為可觀，包括白釉、紅釉、紅釉白裡、霽青、霽青白裡、藍地白花、紫金釉、灑藍釉、翠綠釉、紅釉金彩、青花、釉裡紅、孔雀綠釉、孔雀綠青花、仿汝天青釉等（圖八四）一一二）。【註一五七】至於仰鐘式碗存世器雖然不多，但釉彩紋飾亦極為豐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為例，即有四種——白釉劃花穿花鳳凰紋仰鐘式碗、霽青白裡仰鐘式碗、仿龍泉青瓷葵口仰鐘式碗、青花穿蓮

【註一五五】：如表一釉彩、表二同一器型不同釉彩，表後註文所示，一、其後無加註記號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參見《明代宣德官窯青華特展圖錄》圖版九四）一〇。二、後加※記號者為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出土器，其中青花卷草紋靶盞（高足碗）（圖版五〇）一一），明顯為一件未完工之半成品，可與圖版五一青花卷草紋高足盃以及本院所藏青花描紅轉枝花卉紋高足盃做一比較，即知此未完工的半成品青花高足碗，因現暇疵，尚缺釉上礬紅彩的二次燒製，即被淘汰。故雖然僅見青花，但其為青花紅彩器，應無疑問。景德鎮出土宣德官窯瓷器，參見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錄圖版四五）五二—五。三、後加*記號者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藍地白花穿花龍紋高足碗藏於北京故宮，參見《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圖七一五，頁三八〇。

【註一五六】：撇口碗型尺寸有大小之分，一般口徑可分十、十五、十八、二十、二三、二八公分左右者，大小尺寸皆有各類釉彩裝飾。圖版各種尺寸採四件以上器物為例；表二則大多採口徑二十公分左右者為例。

【註一五七】：景德鎮出土孔雀綠釉碗（圖版一六）一一）、孔雀綠釉青花蓮塘魚藻紋碗（圖版一〇）二二），參見《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目錄。

鳳凰紋仰鐘式碗(圖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六、一三三)。【註一五八】其他尚有紅釉、黃釉、青花紅彩九龍波濤紋仰鐘式碗(圖一二四、一二五、一三〇)；【註一五九】青花紋飾除本院所藏穿蓮鳳凰紋外，此外還可見獅子戲球紋(圖一二七)【註一六〇】、蓮塘魚藻紋(圖一二八)、以及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等(圖一二九)。【註一六一】

又合碗型制特別，亦為宣德時期首創，底部為折腰式，器帶雙款識，釉彩有仿官青釉、青花各式紋飾、青花釉裡紅雲龍紋、【註一六二】青花紅彩雙龍雲紋、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紅釉、釉裡紅、紅彩等。【註一六三】青花紋飾則有纏枝番蓮紋、纏枝蓮紋、蓮托八吉祥紋、折枝花卉紋、雲龍紋等。【註一六四】另外撇口盤釉彩裝飾亦頗多顏色，有白釉、紅釉、霽青、藍地白花、孔雀綠、黃釉、紫金釉、青花、孔雀綠釉青花、青花五彩等等，【註一六五】青花盤器或孔雀綠釉、五彩盤均有各種的紋飾變化。

宣德官窯琢器弦紋三足爐極為稀少，傳世器除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白釉、孔雀綠釉、紫紅釉及青花纏枝蓮紋外，其他僅

【註一五八】：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五七、六〇，頁一六八、一七五。

【註一五九】：紅釉仰鐘式碗為景德鎮宣德遺址出土，參見同目錄圖版一五一、一五二。(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仰鐘式碗為日本松岡美術館藏品，見《館藏東洋陶瓷名品圖錄》圖版五六，一九八四年。黃釉仰鐘式碗為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香港佳士德拍賣目錄所載，頁一二六、一二七(圖七三二)。青花紅彩九龍波濤紋仰鐘式碗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不帶宣德款識，雖然年代標示宣德，然觀其紋飾，或為稍晚明中期製品。參見《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陶瓷(下)》圖版八六(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三。

【註一六〇】：青花獅子戲球紋仰鐘式碗為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所藏，參見《東洋陶磁七大衛德基金會》圖版一〇〇。

【註一六一】：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版一〇三一、一〇三二，頁一〇二。

【註一六二】：仿官青瓷合碗缺蓋，此次宣德特展未予展出，為故宮博物院藏品。青花釉裡紅雲龍紋合碗缺蓋，為大衛德基金會藏品，也是現今資料中唯一一件帶宣德款青花釉裡紅器。(《東洋陶磁七大衛德基金會》圖版九九)。

【註一六三】：筆者所搜集資料中，未見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合碗及紅釉、釉裡紅、紅彩合碗，但耿寶昌著《明清陶瓷鑒定》書中，宣德時期造型特徵「合碗」內，載記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合碗，(同書，頁五一。)而蓮塘魚藻紋在宣德官窯各類器型中廣為使用的情形，筆者認屬可能。

【註一六四】：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參見同目錄圖版五〇、五五，頁一五四、一六五。

【註一六五】：紫金釉、孔雀綠釉青花、鬥彩皆景德鎮宣德官窯遺址出土。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九七、二、八六、三、七五，頁九五、八八、七九。

見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有白釉器出土(圖四一)。(註一六六)

宣德官窯水仙盆型制仿自宋代汝官造型，存世品僅有幾件，但仍可見其一式多樣面貌，有霽青(圖一一八)、紅釉(圖一一九)、紫金釉(圖一二〇)、灑藍釉(一二一)。(註一六七)及青花蓮托八吉祥紋等。【註一六八】而水仙盆單色釉款識為「大明宣德年製」一行六字橫書於器底，青花則書於外口沿下。僧帽壺釉彩有白釉、寶石紅釉、霽青、青花等；【註一六九】梨形壺則有紅釉、黃釉(圖一四二、一四三)以及各樣紋飾的青花——穿蓮龍紋、蓮托八吉祥紋、松竹梅三友紋(圖一四四)等。【註一七〇】以上所述幾類宣德同一器型，多種釉彩裝飾的一元多式技法，其他時代雖亦有之，但器型、釉彩、紋飾大多不及宣德之多，此一特別現象，實為宣德官窯所獨有，亦可謂為宣德官窯的重要特色。

宣德官窯同一器型，多種釉彩裝飾中，亦包含同一器型、同一紋飾的多種釉彩，以及同一器型、多種紋飾的運用。而此利用色彩、紋飾變換，亦活化了同一花色、器型的單調性。此種紋飾、色彩轉換性的藝術表現，在宣德以前並不多見，然宣德器中卻屢見不鮮。宣德圓器中如折枝花果紋盤，其主花有梔子、石榴、萱花、牡丹等，內外壁則為規律性的折枝或轉枝花果紋(圖一七四、一九一)，【註一七一】型制、紋飾雖然相同，釉彩卻有三至六種不同的變化。再如圓鉢、(圖一九六、一九八)蓮子碗(圖二一四、二二二)亦在釉色、或紋飾上作不同的變化。宣德琢器亦然，如蓋罐(圖一九二、一九五)，釉

【註一六六】：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七，頁一七。

【註一六七】：霽青水仙盆為本院所藏，此盆原應有四倒凸字形足，或因暇疵，足被磨平，但遺痕隱約可見。參見《明代宣德官窯菁華特展》圖版三六，頁一二六。(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紅釉、紫金釉、灑藍水仙盆為景德鎮珠山出土。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版三一、三二、三三、三三。

【註一六八】：青花蓮托八吉祥紋水仙盆為香港藝術館所藏，展於該館陶瓷陳列室，目前為止，不見刊載於出版圖錄，此盆內外壁上各以青花繪飾蓮托八吉祥紋，口沿下青花書「大明宣德年製」一行六字楷款，有別於其他單色釉水仙盆均書款於器底。

【註一六九】：青瓷、霽青、青花為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出土；(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參見圖F三〇、三〇一、三〇三。)故宮亦藏有寶石紅僧帽壺及青花蓮托八吉祥紋僧帽壺。(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參見圖版二九、三〇)

【註一七〇】：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參見圖四三、四四、四四一。

【註一七一】：參見同【註一四五】。

彩有紅釉、青花，紋飾則有卷草斜格紋、轉枝四季花卉紋、雲龍紋等。【註一七二】蟋蟀罐的紋飾變化則更為豐富，至少在十六種以上，（圖二三五、二五〇）而蟋蟀罐上所表現的繪畫紋樣更是綜合了唐詩、以及南宋、明初院畫派的畫意。【註一七三】宣德同一器型、同一紋飾，不同釉彩的豐富性，相信由表二、表三及圖版的排列，其一元多式的特徵，將更為清楚突出。

4. 一元多式的裝飾技法——同一紋飾，多種器型

宣德官窯整體的御用瓷器生產是有計畫性的，而且計畫周詳，由於史料對宣德官窯作坊情形，著墨不多，故無法加以論證，然而由清代乾隆八年，內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務唐英所編《陶冶圖說》二十編，【註一七四】已可看出景德鎮官窯廠分工之細及其規模之大，而且嚴謹有序，不容差誤。《陶冶圖說》的製作工序，亦可做為宣德官窯製作工序的參考，對存世的大量宣德官窯種類與材質而言，其官窯御廠的管理制度，與清代盛世相比，殆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本文所論宣德一元多式的裝飾技法，如非有計畫性的設計，則無法有如此之多的一元多式器物。前已述及，宣德官窯燒造規模龐大，反映在製作品質上也呈現諸多特性，宣德官窯同一器型，多種釉彩、不同裝飾，至為豐富；而同一紋飾，多種不同器型、不同釉彩的情況也相當多。此種宣德官窯獨有特質，是其他時代所少見的。與前述同一器型，不同釉彩、紋飾相同，筆者亦試從其中，選其數樣列表分述（表四），以資佐證。

由表四所列十二種的宣德官窯紋飾中，可以清楚了解每一類紋飾，其所含蓋的器型由三種至十四種，平均一種紋飾大多有六、七種器型。如表所示，雲龍紋飾，畫於各類器型達十五項之多，此處所指紋飾為一般宣德官窯瓷器上常見的雲龍，即

【註一七二】：紅釉、青花雲龍紋罐為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出土；（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版二八、二九—）青花卷草斜格紋蓋罐為本院藏品；（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四季花卉紋蓋罐則為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所藏。（同《東洋陶磁七大衛德基金會》，圖版七六。）

【註一七三】：蟋蟀罐上有唐杜甫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的詩意圖，（圖二四三）（參見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劉新園《明宣宗與宣德官窯》第七章（八）與繪畫相關的紋樣，頁一七八、一七九。）以及「獵犬飛鷹」、「洲渚水禽」、「蘆汀鴛鴦」等花鳥畫圖，此皆可在宋代花鳥冊頁、及明代花鳥畫上見到相同畫面。

【註一七四】：唐英《陶冶圖說》為清代當時景德鎮官窯製瓷技術的記錄，唐英自雍正六年被派往景德鎮督造官窯瓷器長達二十七年，此書為其依景德鎮官窯實務撰寫，內容詳實豐富，應可作為宣德官窯製瓷工序之參考。收錄於朱琰《陶說》卷一，頁二二五—二四六。

表四 同一紋飾 不同器型

紋飾	器型
松竹梅歲寒三友紋	一、高足盃 二、高足碗 三、撇口碗(口徑二〇、五公分、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四、撇口中碗(口徑一五、二公分)※ 五、寬口沿大碗 六、撇口盤 七、收口盤 八、撇口大碗(口徑二七、四公分) 九、梨形壺※ 十、蟋蟀罐※ 十一、鳥食罐 ※ 十二、長頸梅瓶(大英博物館) (圖二八九—三〇〇)
蓮托八吉祥紋	一、高足盅 二、合碗 三、高圈足碗 四、寬口沿大碗 五、平足盤 六、僧帽壺※ 七、梨形壺※ 八、水仙盆(香港藝術館) (圖三〇一—三〇七)
蓮塘魚藻紋	一、撇口碗 二、仰鐘式碗※ 三、葵式碗 四、合碗* 五、高足碗※ 六、撇口盤 七、葵式洗※(圖三一三—三二一)
穿蓮龍紋	一、高足碗 二、撇口碗※ 三、撇口大碗 四、撇口盤 五、僧帽壺 六、梨形壺※ (圖三三七—三四一)
纏枝蓮紋	一、合碗 二、寬口沿大碗 三、高足盃 四、弦紋三足爐 五、大罐(首都博物館) (圖三二五—三二八)
雲龍紋	一、高足碗 二、高足盅 三、高足盃 四、撇口碗 五、合碗 六、葵式碗 七、葵式洗 八、寬口沿大碗 九、圓鉢 十、鼓腹鉢(缺蓋)※ 十一、蓮子碗※ 十二、蟋蟀罐※ 十三、大罐(出光美術館) 十四、天球瓶(天津藝術博物館) 十五、東腰梅瓶(美國納爾遜藝術博物館) (圖三四九—三六二)
海獸波濤紋	一、高足碗 二、高足盅 三、高足盃 四、凸節高足盃 五、撇口碗 六、蓮子碗※ (圖三二九—三三五)
獅子戲球紋	一、撇口盤 二、仰鐘式碗(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三、梨形壺 四、罐(上海博物館) 五、撇口碗 (圖三〇八—三一二)
轉枝芙蓉花	一、高足碗 二、寬口沿大碗 三、撇口碗(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四、撇口盤 五、收口盤(蘇富比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香港拍賣目錄) (圖三六三—三六六)
轉枝四季花卉紋	一、撇口碗 二、寬口沿大碗 三、蓋罐 四、水盛 五、高足盅 六、高足盤(美國舊金山亞州藝術美術館) (圖三四二—三四八)
仕女秉燭夜遊圖	一、凸節高足盃 二、高足碗 三、撇口盤(圖三二二—三二四)
穿蓮雙鳳紋	一、撇口碗(蘇富比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六香港拍賣目錄) 二、仰鐘式碗 三、撇口盤 四、收口盤 五、高足盅 六、蟋蟀罐※ (圖三六七—三七一)

主紋爲單龍雲龍紋如：天球瓶【註一七五】（圖三六一M）、梅瓶（圖三六二）、【註一七六】大罐（圖三六〇）等大型琢器；【註一七七】或雙龍雲紋如：高足碗、高足盅、高足盃、合碗、（圖三四九~三五二）葵式洗（圖三五八）、圓鉢（圖三五六）、寬口沿大碗（圖三五四）、鼓腹鉢（或罐、缺蓋，圖三五七）、蓮子碗、蟋蟀罐等（圖三五五、三五九），【註一七八】而大型琢器類即天球瓶等，龍紋皆爲三爪，一般型制類則多爲五爪，但無論大小器，與龍紋一起描繪的雲紋必有十字雲紋與三出雲紋，【註一七九】大體上其雲龍紋的紋飾是相近的。

其次松竹梅歲寒三友紋也是各類器型上常見的共用紋飾，表上所列高足盃、高足碗、撇口碗、撇口盤、寬口沿大碗等圓器類，其基本紋飾的佈局相同，松、竹、梅各枝幹單獨伸展，並配置湖石；（圖二八九~二九三）【註一八〇】而高足碗、撇口碗、長頸梅瓶、梨形壺、蟋蟀罐、鳥食罐【註一八一】等圓器、琢器類松竹梅、松、竹、梅均交纏過枝斜出，不置湖石，與前者的佈局雖略有不同（圖二九四~三〇〇）不過歸屬同類紋飾，應不致突兀。

【註一七五】：畫於天球瓶上的雲龍紋，所見皆爲單龍、三爪。而帶宣德款天球瓶更爲少見，資料中兩件，一件藏於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一件爲日本私人收藏。見《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瓷》圖八四（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另一刊載於《世界陶瓷全集一四明》圖版一九（小學館，一九七六年），頁二九。

【註一七六】：美國納爾遜藝術研究所藏梅瓶，器型優美。近足處呈束腰狀。主紋爲腹身的雲龍紋，此爲單龍五爪，肩上並飾有四獸面紋，紋飾非常特別，除大罐外少有如此的紋飾佈局。高五十四公分，堪稱大型梅瓶。刊載於《世界陶瓷全集一四明》圖一八一。

【註一七七】：此類雲龍紋大罐器資料中有二件，一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一藏於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紋飾與前註一七六梅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前者爲轉軀回首，此爲昂首闊步，單龍三爪。（《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中國陶瓷》圖一六九（平凡社，一九八七年）。

【註一七八】：參照表三，故宮藏品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〇一、九一、八〇、五四、五五、一八三、三七、四二；景德鎮珠山宣德遺址出土器參見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二九一、一〇一、一五九—一三。

【註一七九】：紋飾上常繪瑞雲與龍紋一起出現，爲象徵雲從龍之意。宣德瓷上常於主紋龍紋隙間畫各式不同雲紋，一般最常見者爲如意形雲紋帶四雲腳，因四雲腳位於雲之上下左右，恰似十字，故陶瓷研究者一般稱其爲十字雲紋；亦有帶三雲腳者筆者稱其爲三出（雲腳）雲紋；其他亦有較小帶單雲腳者爲朵雲或少數五出雲腳者。

【註一八〇】：高足盃、高足碗、撇口盤、寬口沿大碗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七七、一〇四、一七七、四六；撇口碗爲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藏品，參見同《東洋陶磁七大衛德基金會》，圖三一。

蓮托八吉祥紋爲佛教八寶紋，寓意爲護佑吉祥，因此亦廣被使用。宣德瓷器上高足盅、合碗、高圈足碗、寬口沿大碗、平足盤、僧帽壺、梨形壺、水仙盆上皆可見及（圖三〇二～三〇七），【註一八二】其中平足盤與梨形壺的蓮花爲平頂（圖三〇四、三〇七），但因梨形壺不爲圓器，空間有限，蓮托八吉祥紋，不是一般的環繞圓周，而是分上下、兩面佈置紋飾，頗別具匠心，而其他紋飾則大致相同。【註一八三】蓮塘魚藻紋爲宣德常見的紋飾之一，瓷器上裝飾蓮塘魚藻紋者，頗見於宋代定窯白瓷，【註一八四】以刻劃技法表現，而青花蓮塘魚藻紋則始見於元代。元代魚藻繪法，寫實生動，描畫細膩，【註一八五】迄至明代略見簡略，但卻更加活潑自然。宣德時期圓器碗、盤器心繪雙魚一上一下，外壁則均繪游魚四尾，有鯖魚、鮪魚、鯉魚、鰻魚，或謂寓意「清白廉潔」。【註一八六】又魚與餘同音，爲富裕有餘的象徵，與蓮塘組合，亦喻「連年有

【註一八一】：蟋蟀罐、鳥食罐爲景德鎮出土，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六七、五六—二；長頸梅瓶爲大英博物館藏品，參見《東洋陶磁五大英博物館》圖版一五八（日本講談社，一九八〇年）。

【註一八二】：高足盅、合碗、高圈足碗、寬口沿大碗、僧帽壺、平足盤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九三、五二—一六、四四、三〇、一八四；梨形壺參見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四四—二；水仙盆參見同【註一六八】。

【註一八三】：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四四—二、頁四八。

【註一八四】：定窯白瓷劃花、印花圓器上，不少器心印、劃雙魚、器壁蓮塘或蓮塘鴛鴦者，或魚藻紋者，筆者以爲這些構圖或爲元、明青花器上蓮塘魚藻紋的前身。定器上刻劃或印飾魚紋及蓮塘紋者，參見謝明良《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圖版三一、三九、四七、七一、九四、一〇七、一〇八，（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七十六年十月），頁一八。

【註一八五】：元代青花大盤、蓋罐上常見以蓮塘魚藻紋爲主題者，盤爲雙魚，罐爲四魚，紋飾主題爲魚紋，通常爲凸顯主題，故魚紋較荷葉、蓮花爲大，佈局緊密，而宣德主副紋大小則較爲平均，構圖亦較疏朗。元代魚紋通常描繪寫實逼真，如鰻魚身上的斑塊、背鱗，或魚鱗等皆一絲不苟，筆畫酣暢。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蓮塘魚藻紋罐，爲元代青花名品，其描繪之精細，可爲參考。《東洋陶磁的展開》圖版二八（大阪市立東洋美術館，一九八二年）。

【註一八六】：宣德瓷上的蓮塘魚藻紋，與元代青花罐上的魚藻紋極爲相近，元代青花罐上亦繪四魚，魚形寫實。四魚鯖魚與「清」同音，白與「鮪」同，鯉或鯉與「廉」同，鰻亦音「厥」，同「潔」，故認爲後人採其諧音寓意「清白廉潔」，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頁二六〇。明晚期王宗沐（一五二三～一五九一）《江西大志》卷七《陶書》十二御供中曾述及貢瓷中有「滿地嬌鯖鮪鯉鰻水藻魚」，（收錄李科友、吳

餘」，【註一八七】或因其有多種吉祥寓意，故亦為宣德官窯器上常見的紋飾之一。不僅有各類的釉彩裝飾，亦見之於各種器型：如撇口碗、撇口盤等同一器型之上，卻各有青花、藍地白花、孔雀綠地青花等多種不同的釉彩裝飾技法（圖一〇七～一〇九）；【註一八八】其它如仰鐘式碗、葵式碗、合碗、高足碗、葵口洗等（圖三一三～三二一）亦均相同。【註一八九】至於海獸波濤紋始見於永樂瓷器，卻盛行於宣德時期。海獸紋的使用或與鄭和下西洋及海事有關，為求取平安，以各類海怪護佑。【註一九〇】海獸波濤有十二海獸與九海獸之分，各類器型如高足碗、高足盅、高足盃、凸節高足盃、撇口碗、蓮子碗均可見其紋飾（圖三二九～三三四）。【註一九一】

宣德官窯四季花卉及各類花卉紋的使用亦相當頻繁，此處所舉為四季花卉紋及轉枝芙蓉花。四季花卉紋一般四至六種花卉，有茶花、牡丹、月季、蓮花、石榴、菊花等。使用器型範圍廣泛，裝飾於各式圓器、琢器，如各類碗器、罐器、水盛、高足盅、高足盤等器上，（圖三四二～三四八）【註一九二】不一而足。宣德開始芙蓉單獨裝飾於瓷器上，一般均見盤心或碗

水存點校整理《古瓷鑒定指南》二編，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頁一五二。）紋飾應該就是宣德器上的四魚。

【註一八七】：吉祥圖案常取諧音寓意，明清時期吉祥寓意紋飾的使用更為普遍。如主題蓮花、鯉魚皆與「連」音通，魚又與「餘」同，故有「連年有魚」的象徵意義。

【註一八八】：青花蓮塘魚藻紋葵式碗、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碗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四〇、一三二；青花蓮塘魚藻紋碗、孔雀綠地青花蓮塘魚藻紋碗參見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一〇二一、一〇二一二。青花蓮塘魚藻紋盤、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盤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八〇、一八一；孔雀綠地青花則參見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八六—三。

【註一八九】：青花蓮塘魚藻紋仰鐘式碗、葵式洗（花口洗）、藍地白花高足碗參見同，圖一〇三一、一〇三一、一九一二、五〇—三；另外耿寶昌《明清陶瓷鑒定》宣德合碗項下曾述及有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頁五一）。

【註一九〇】：同劉新園《景德鎮御窯故址出土永樂宣德瓷器之研究》第六章第一節，文中提到永宣官窯瓷器上的海獸紋，均來自與海事有關的壁畫或石刻，頁四六。

【註一九一】：高足盅、凸節高足盃、撇口碗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九〇、七三、七四、一三八；青花波濤海獸高足碗為大英博物館藏品，同《東洋陶磁五大英博物館》，圖三五；釉裡紅海獸紋高足碗、蓮子碗則為出土器，參見同《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圖四五—二、F九、一〇—三。

心畫並蒂雙芙蓉花，盤壁或碗壁則為轉枝芙蓉花。畫此類轉枝芙蓉花紋的器型有高足碗、撇口碗、撇口盤、收口盤等（圖三六三～三六六）。【註一九三】

人物畫紋飾與其他紋飾一樣，一種紋飾亦時常出現於各種不同的器型上。例如仕女秉燭夜遊圖即有繪於凸節高足盃、高足碗及撇口盤上者（圖三二二～三二四），【註一九四】其他仕女圖紋飾如蕉葉題詩、水榭納涼、或庭園仕女圖等亦復如此。列舉以上多種紋飾，旨在證明宣德官窯不同器型，共用同一紋飾的特徵。宣德官窯一稿多用的豐富性表現，是其他時代所難與相提並論的。此外宣德官窯同一紋飾，用於不同器型上，每依其型制，在構圖上略作變化，並非一成不變。如前述仕女秉燭夜遊圖紋飾，圖中四仕女佇立位置，則依器壁長、短、寬、窄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如高足盃最小，口徑僅八公分，畫面一仕女夜遊園景，三侍女隨侍，一秉燭前引，一扶持仕女，另一持扇於後；而高足碗或盤，口徑較大，故不見執扇侍女，另一樹一石的佈置，如盤壁較窄而長，柳樹則橫向發展，柳條多而不長、枝葉稀疏；而高足盃、高足碗壁略高，故柳條長曳、枝葉茂盛，凡此可以看出窯廠畫匠在畫稿上的靈活細膩運用，依畫面距離作出調整，使觀者依器之大小，在欣賞饒富詩意仕女圖外，還得以欣賞山水園林之美，達到賞心悅目效果，此可謂宣德官窯的另類豐富性表現，此項特徵還可在其他紋飾上見到。

【註一九二】：圖三四二—三四七為本院藏器，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一三五（三四二）、另圖三四三（四季花卉紋大碗此次僅提件，並無展出）、圖版二、三四、三、八八；圖三四八為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美術館藏品，同CHINESE CERAMICS A NEW COMPREHENSIVE SURVEY From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圖E01。

【註一九三】：高足碗、撇口盤參見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一〇三、一八五；撇口碗參見同《東洋陶磁七大衛德基金會》，圖一〇二；收口盤參見蘇富比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三十日香港拍賣目錄，圖五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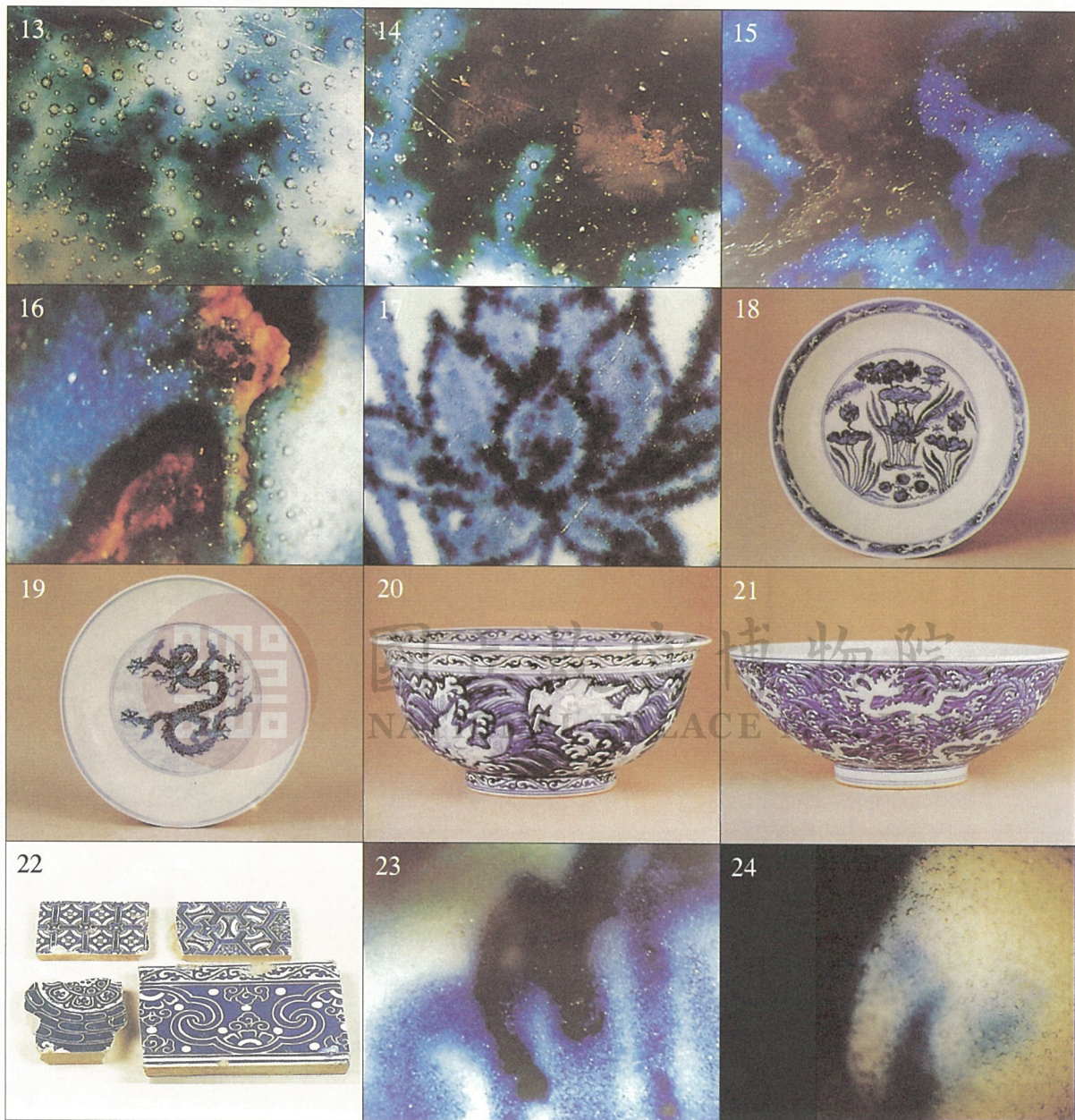
【註一九四】：同《明代宣德官窯精華特展圖錄》，圖版七二、一〇五、一七二。

※編者案：本文正文長約八萬字，圖片六一三張，故分上下兩期刊載。上、下篇中用以說明之圖片，互見於上、下篇中，敬請讀者注意。



圖版 (品名前無冠年代者為宣德器，其餘則均冠年代)。

- | | | |
|----|-------------|-------------------------------|
| 1 | 青花鴛鴦形硯滴 | 長 7.8 公分 寬 4.8 公分 高 5.4 公分 |
| 2 | 白釉菊花形印泥盒 | 口徑 16.2 公分 |
| 3 | 青花卷草紋筆管 | 長 14.3 公分 |
| 4 | 青花轉枝四季花卉紋水盛 | 口徑 7.4 公分 高 6.8 公分 |
| 5 | 無款青花花卉紋筆盒 | 長 31.2 公分(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
| 6 | 青花獅紐印章 | |
| 7 | 青花轉枝海棠花紋小蓋罐 | 口徑 3.0 公分 高 6.8 公分 |
| 8 | 青花月季花紋鳥食罐 | 口徑 3.1 公分 高 4.3 公分 |
| 9 | 青花雲龍紋天球瓶 | 口徑 44.2 公分 |
| 10 | 青花鸚鵡桃實大盤 | 口徑 72.1 公分(日本私人藏) |
| 11 | 青花應龍波濤紋大缸 | 口徑 54.5 公分 高 25.4 公分 |
| 12 | 青花雲龍紋大罐 | 口徑 21.3 公分 高 52.0 公分(日本出光美術館) |



- 13 褐綠斑，大小氣泡分佈疏朗、晶亮。圖 18 盤內口沿波濤紋，釉面局部放大。
- 14 褐綠斑及鐵褐結晶疵斑。圖 165 內壁梅花局部放大。
- 15 鐵褐結晶疵斑(鐵皮鏽)。圖 435 蓋面蓮瓣紋局部放大。
- 16 褐黃結晶疵斑。圖 8 外壁月季花局部放大。
- 17 滲青斑。圖 18 青花蓮塘紋盤，盤心蓮花及水藻紋局部放大。
- 18 青花蓮塘魚藻紋盤 口徑 17.3 公分 高 4.2 公分
- 19 青花波濤龍紋盤 口徑 18.5 公分 高 4.1 公分
- 20 青花波濤海獸紋碗 口徑 20.8 公分 高 9.0 公分
- 21 青花波濤九白龍紋碗 口徑 25.5 公分 高 9.9 公分
- 22 (圖左下)藍地白蓮瓣紋瓷磚殘片、(圖右下)藍地白如意頭紋瓷磚，兩件花紋為剔地填白泥。
- 23 釉層厚、大小氣泡重疊密佈，掩蓋釉下青花，故青花呈色不鮮明。圖 488 底邊仙山局部放大。
- 24 大小氣泡晶亮，窯溫過高，釉下青花呈色暈散模糊。圖 551 童子面部局部放大。



- | | | |
|----|--------------|---------------------|
| 25 | 藍地白花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 口徑 25.8 公分 高 4.7 公分 |
| 26 | 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盤 | 口徑 21.3 公分 高 4.6 公分 |
| 27 | 甜白蓮瓣紋小蓮子碗 | 口徑 10.1 公分 高 5.0 公分 |
| 28 | 天藍釉碗 | 口徑 17.5 公分 高 7.0 公分 |
| 29 | 天藍釉碗 | 口徑 17.8 公分 高 7.4 公分 |
| 30 | 仿哥釉灰青菊瓣式盤 | 口徑 15.6 公分 高 4.1 公分 |
| 31 | 無款天藍釉撇口碗 | 口徑 20.7 公分 高 9.0 公分 |
| 32 | 天藍釉撇口碗 | 口徑 19.0 公分 高 8.4 公分 |
| 33 | 仿哥釉灰青折沿盤 | 口徑 15.6 公分 高 2.4 公分 |
| 34 | 仿哥釉菊瓣式碗 | 口徑 8.7 公分 高 7.3 公分 |
| 35 | 仿龍泉蓮瓣形折腰碟 | 口徑 8.7 公分 高 2.9 公分 |
| 36 | 仿龍泉翠青葵花式碗 | 口徑 18.2 公分 高 8.0 公分 |



- | | |
|-------------------|----------------------|
| 37 仿龍泉翠青葵花式盤 | 口徑 17.1 公分 高 4.0 公分 |
| 38 紫金釉桃形壺 | 口徑 3.1 公分 高 11.5 公分 |
| 39 紫紅釉弦紋三足爐 | 口徑 15.2 公分 高 12.2 公分 |
| 40 無款孔雀綠釉弦紋三足爐 | 口徑 15.1 公分 高 12.2 公分 |
| 41 無款白釉弦紋三足爐 | 口徑 14.9 公分 高 12.3 公分 |
| 42 青花纏枝蓮紋三足爐 | 口徑 15.1 公分 高 12.5 公分 |
| 43 孔雀綠釉白裡暗花雙龍紋盤 | 口徑 17.9 公分 高 3.9 公分 |
| 44 嬌黃盤 | 口徑 18.5 公分 高 3.6 公分 |
| 45 黃彩花卉紋盤殘片(右下) | 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出土 |
| 46 青花五彩雲龍蓮塘鴛鴦紋碗 | 高 9.0 公分(西藏薩迦寺藏) |
| 47 青花五彩藏文蓮塘鴛鴦紋盤 | 口徑 21.5 公分 高 4.6 公分 |
| 48 成化青花五彩藏文蓮塘鴛鴦紋盤 | 口徑 16.7 公分 高 3.8 公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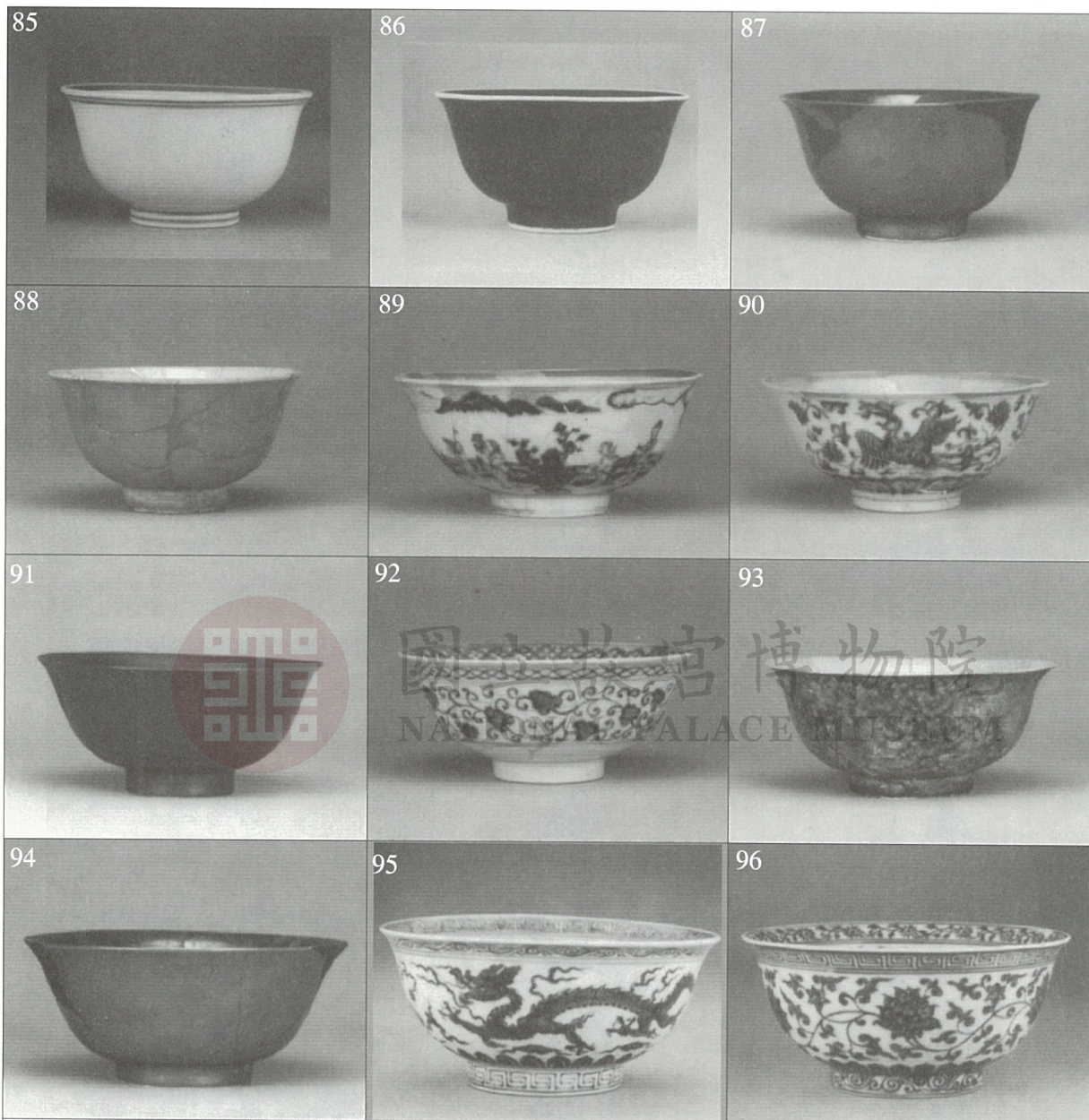
- | | | |
|----|---------------|----------------------|
| 49 | 甜白半脫胎暗花雲龍紋高足碗 | 口徑 15.3 公分 高 9.8 公分 |
| 50 | 紅釉高足碗 | 口徑 15.3 公分 高 10.6 公分 |
| 51 | 霽青白裡暗花雙龍紋高足碗 | 口徑 15.3 公分 高 10.2 公分 |
| 52 | 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高足碗 | 口徑 15.3 公分 高 10.4 公分 |
| 53 | 天青無紋高足碗 | 口徑 16.4 公分 高 11.5 公分 |
| 54 | 天青開片紋高足碗 | 口徑 15.0 公分 高 10.4 公分 |
| 55 | 孔雀綠釉高足碗 | 口徑 15.6 公分 高 10.3 公分 |
| 56 | 灑藍高足碗殘器(右) | 景德鎮珠山宣德官窯遺址出土 |
| 57 | 青花穿蓮龍紋高足碗 | 口徑 17.0 公分 高 12.0 公分 |
| 58 | 釉裡紅三魚紋高足碗 | 口徑 15.4 公分 高 10.4 公分 |
| 59 | 釉裡紅三果紋高足碗 | 口徑 15.4 公分 高 10.4 公分 |
| 60 | 釉裡紅雲龍紋高足碗 | 口徑 15.0 公分 高 10.6 公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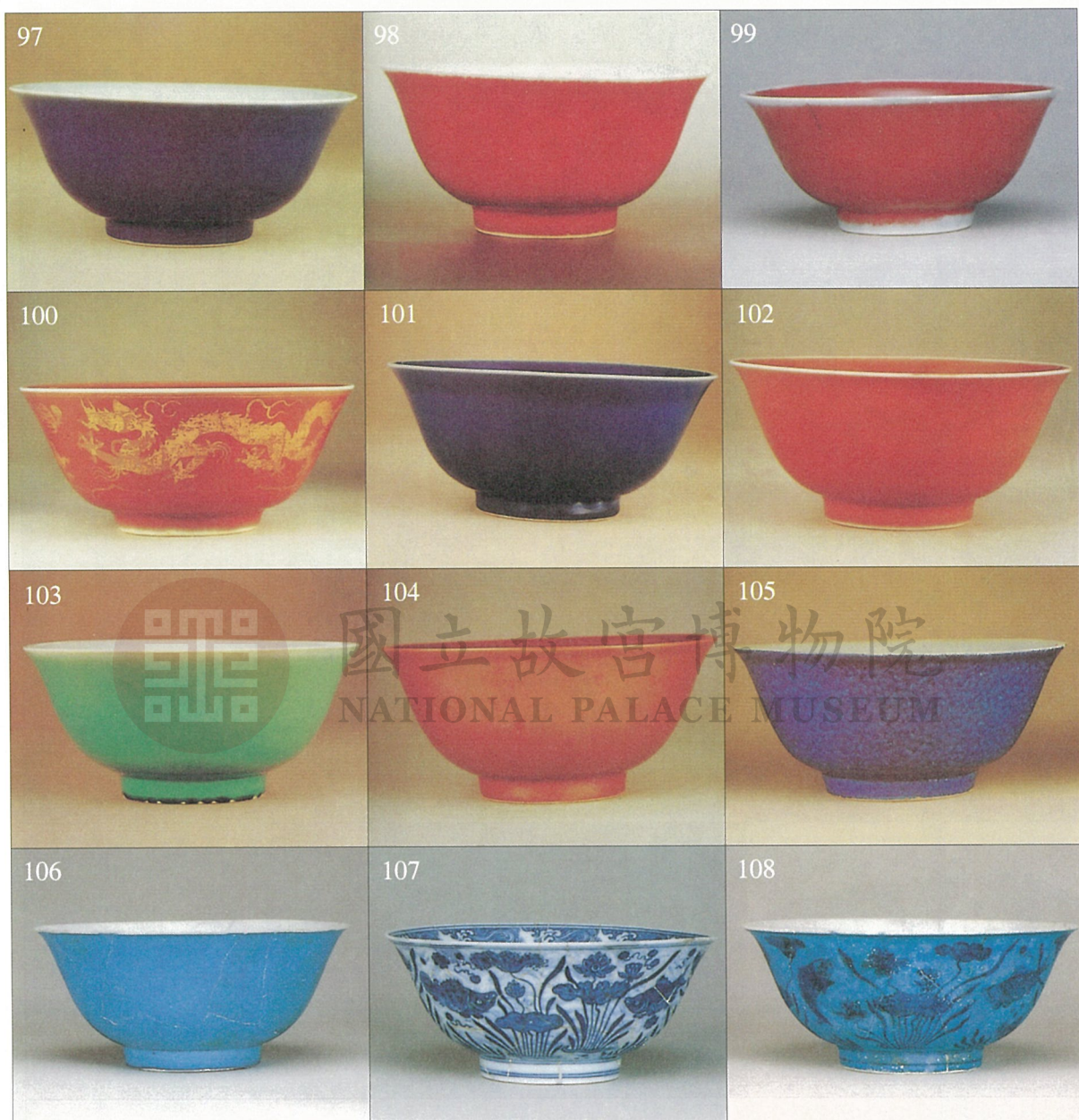
- | | | | |
|----|-----------------|------------|-------------------------------|
| 61 | 鐵紅三魚紋高足碗 | 口徑 15.0 公分 | 高 10.4 公分 |
| 62 | 無款鐵紅三果紋高足碗 | 口徑 16.8 公分 | 高 11.6 公分 |
| 63 | 無款青花釉裡紅波濤龍紋高足碗 | 口徑 15.2 公分 | 高 10.5 公分 |
| 64 | 無款祭紅描金雙龍趕珠紋高足碗 | 口徑 15.3 公分 | 高 10.4 公分 |
| 65 | 礬紅雙龍趕珠紋高足碗 | 口徑 15.5 公分 | 高 10.6 公分 |
| 66 | 青花加彩(未完工)卷草紋高足碗 | 口徑 15.3 公分 | 高 10.7 公分 |
| 67 | 青花轉枝牡丹花卉紋高足碗 | 口徑 16.9 公分 | 高 11.3 公分 |
| 68 | 青花轉枝芙蓉紋高足碗 | 口徑 15.2 公分 | 高 10.2 公分 |
| 69 | 青花松竹梅三友紋高足碗 | 口徑 15.2 公分 | 高 10.4 公分 |
| 70 | 青花松竹梅三友紋高足碗 | 口徑 14.3 公分 | 高 11.7 公分(佳士得 1989-1-17 香港目錄) |
| 71 | 青花仕女秉燭夜遊圖高足碗 | 口徑 15.2 公分 | 高 10.4 公分 |
| 72 | 青花庭園仕女圖高足碗 | 口徑 15.5 公分 | 高 10.2 公分 |



- | | | | |
|----|-----------------|------------|-----------|
| 73 | 青花藏文高足碗 | 口徑 17.1 公分 | 高 11.9 公分 |
| 74 | 青花穿蓮雙龍藏文高足碗 | 口徑 17.2 公分 | 高 11.7 公分 |
| 75 | 青花雙龍波濤紋高足碗(三仙山) | 口徑 15.5 公分 | 高 10.5 公分 |
| 76 | 青花雙龍波濤紋高足碗(四仙山) | 口徑 15.3 公分 | 高 10.5 公分 |
| 77 | 青花五龍波濤紋高足碗 | 口徑 15.2 公分 | 高 10.6 公分 |
| 78 | 青花五雲龍波濤紋高足碗 | 口徑 15.4 公分 | 高 10.6 公分 |
| 79 | 青花九龍波濤紋高足碗 | 口徑 15.7 公分 | 高 10.6 公分 |
| 80 | 青花穿蓮雙龍紋高足碗 | 口徑 15.3 公分 | 高 10.2 公分 |
| 81 | 青花波濤白海獸紋高足碗 | 口徑 15.6 公分 | 高 10.4 公分 |
| 82 | 青花葡萄靈芝紋高足碗 | 口徑 15.6 公分 | 高 10.4 公分 |
| 83 | 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高足碗 | 口徑 15.3 公分 | 高 10.4 公分 |
| 84 | 藍地白花穿花龍紋高足碗 | 口徑 16.7 公分 | 高 11.1 公分 |



- | | | | |
|----|----------|------------|----------|
| 85 | 白釉「壇」淺 | 口徑 10.7 公分 | 高 5.4 公分 |
| 86 | 寶石紅小碗 | 口徑 10.2 公分 | 高 5.2 公分 |
| 87 | 紫金釉小碗 | 口徑 10.0 公分 | 高 5.3 公分 |
| 88 | 孔雀綠釉小碗 | 口徑 10.0 公分 | 高 5.3 公分 |
| 89 | 青花園林仕女圖碗 | 口徑 14.8 公分 | 高 6.5 公分 |
| 90 | 青花穿蓮鳳凰紋碗 | 口徑 14.9 公分 | 高 6.6 公分 |
| 91 | 鐵紅碗 | 口徑 15.0 公分 | 高 6.9 公分 |
| 92 | 青花轉枝卷草紋碗 | 口徑 15.5 公分 | 高 6.5 公分 |
| 93 | 灑藍碗 | 口徑 15.8 公分 | 高 7.2 公分 |
| 94 | 紫金釉碗 | 口徑 17.2 公分 | 高 7.5 公分 |
| 95 | 青花雙龍趕珠紋碗 | 口徑 17.1 公分 | 高 7.7 公分 |
| 96 | 青花轉枝蓮紋碗 | 口徑 17.3 公分 | 高 7.6 公分 |



97 霽青白裡暗花雙龍紋碗

口徑 18.8 公分 高 7.9 公分

98 紅釉白裡暗花雙龍紋碗

口徑 18.7 公分 高 8.2 公分

99 紅釉碗

口徑 19.0 公分 高 8.3 公分

100 無款紅釉描金雙龍戲珠紋碗

口徑 19.2 公分 高 8.0 公分

101 霽青暗花雙龍紋碗

口徑 20.5 公分 高 8.9 公分

102 紅釉暗花雙龍紋碗

口徑 21.0 公分 高 9.5 公分

103 翠綠白裡暗花雙龍紋碗

口徑 20.5 公分 高 9.2 公分

104 紫金釉暗花雙龍紋碗

口徑 20.5 公分 高 9.2 公分

105 無款灑藍刻花蓮塘魚藻紋碗

口徑 20.6 公分 高 8.9 公分

106 孔雀綠釉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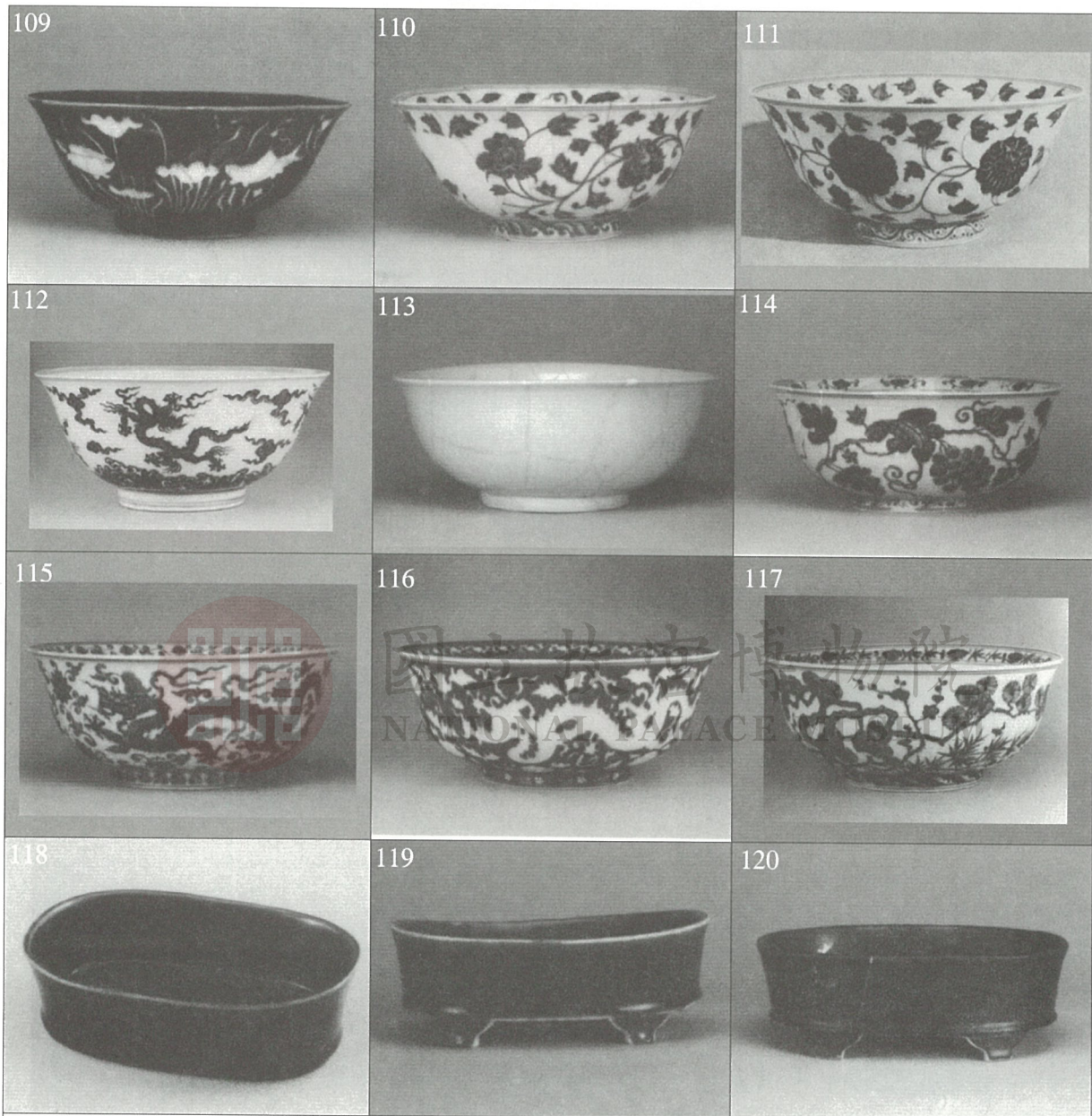
口徑 20.7 公分 高 9.4 公分

107 青花蓮塘魚藻紋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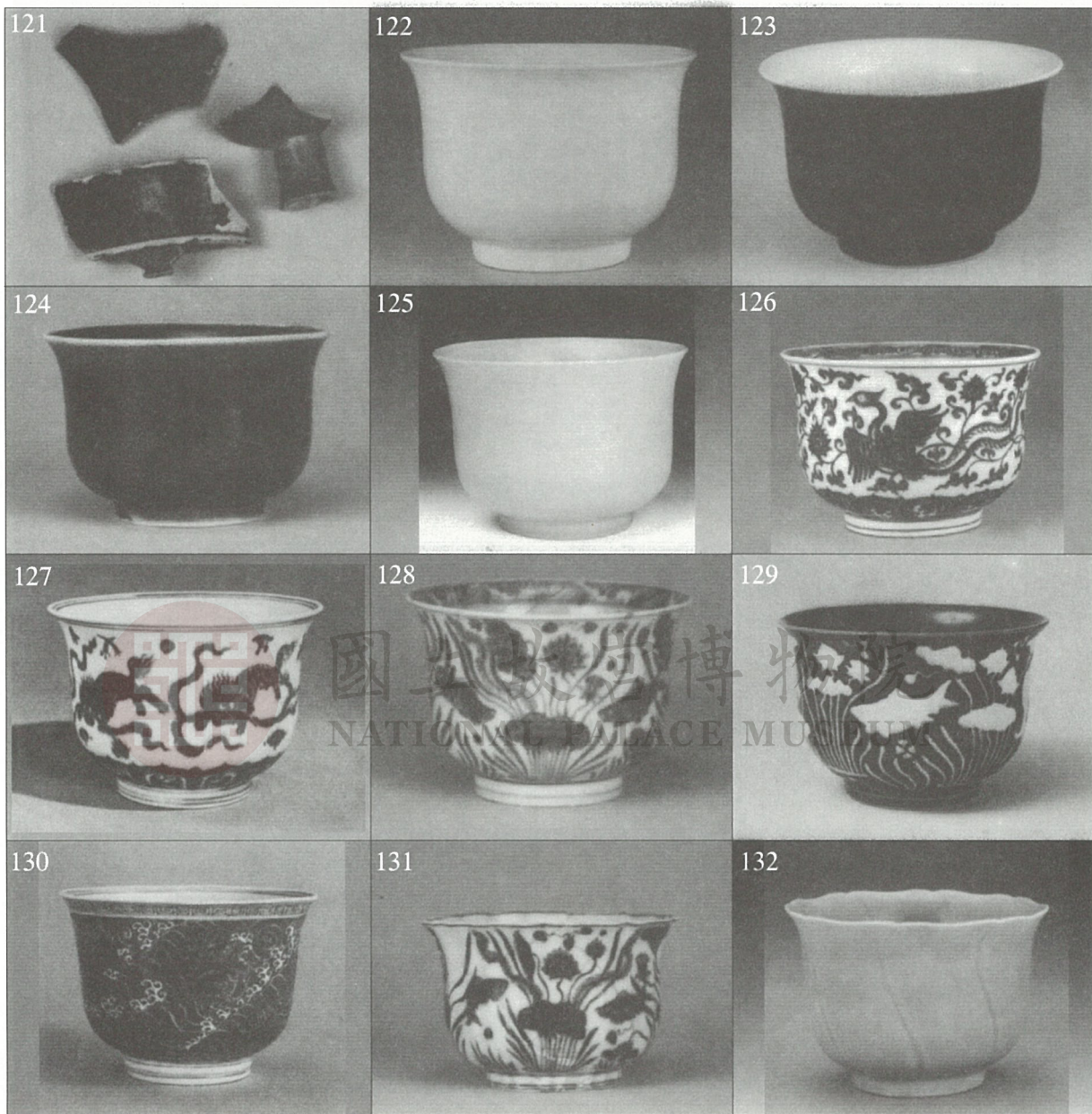
口徑 20.3 公分 高 8.9 公分

108 孔雀綠釉青花蓮塘魚藻紋碗

口徑 20.3 公分 高 8.8 公分



- | | |
|----------------|------------------------|
| 109 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碗 | 口徑 22.8 公分 高 9.7 公分 |
| 110 青花轉枝牡丹花卉紋碗 | 口徑 22.3 公分 高 9.7 公分 |
| 111 青花轉枝芙蓉花紋碗 | 口徑 22.4 公分(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
| 112 青花雲龍波濤紋碗 | 口徑 22.6 公分 高 9.9 公分 |
| 113 白釉大碗 | 口徑 27.2 公分 高 11.5 公分 |
| 114 青花葡萄紋大碗 | 口徑 27.9 公分 高 11.4 公分 |
| 115 青花穿蓮龍紋大碗 | 口徑 27.2 公分 高 12.0 公分 |
| 116 藍地白花穿蓮龍紋大碗 | 口徑 27.7 公分 高 11.0 公分 |
| 117 青花松竹梅三友紋大碗 | 口徑 27.4 公分 高 11.5 公分 |
| 118 霽青水仙盆 | 口長 22.0 公分底長 20.2 公分 |
| 119 紅釉水仙盆 | 口長 21.5 公分底長 20.2 公分 |
| 120 紫金釉水仙盆 | 口長 21.9 公分底長 20.3 公分 |



- | | |
|-------------------|-------------------------------|
| 121 灑藍水仙盆殘器(左下) | |
| 122 白釉劃花穿花鳳凰紋仰鐘式碗 | 口徑 15.2 公分 高 10.3 公分 |
| 123 霽青白裡釉仰鐘式碗 | 口徑 15.3 公分 高 10.0 公分 |
| 124 紅釉仰鐘式碗 | 口徑 15.3 公分 高 10.1 公分 |
| 125 黃釉仰鐘式碗 | 口徑 15.0 公分 |
| 126 青花穿蓮鳳凰紋仰鐘式碗 | 口徑 15.4 公分 高 10.0 公分 |
| 127 青花獅子戲球紋仰鐘式碗 | 口徑 15.4 公分(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
| 128 青花蓮塘魚藻紋仰鐘式碗 | 口徑 15.8 公分 高 10.8 公分 |
| 129 藍地白花蓮塘魚藻紋仰鐘式碗 | 口徑 15.0 公分 高 10.2 公分(日本松岡美術館) |
| 130 青花描紅九龍波濤紋仰鐘式碗 | 口徑 15.3 公分 高 10.7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 |
| 131 青花蓮塘魚藻紋葵口仰鐘式碗 | 口徑 15.0 公分 高 10.2 公分 |
| 132 仿龍泉釉葵口仰鐘式碗 | 口徑 15.2 公分 高 10.3 公分 |



- | | |
|---------------------|--------------------------|
| 133 無款仿官釉青瓷合碗(缺蓋) | 口徑 17.5 公分 |
| 134 青花纏枝番蓮紋合碗 | 口徑 17.4 公分 |
| 134 青花纏枝蓮紋合碗 | 口徑 17.3 公分 |
| 136 青花纏枝蓮托八吉祥紋合碗 | 口徑 17.1 公分 |
| 137 青花折枝花卉紋合碗 | 口徑 17.4 公分 |
| 138 青花雲龍紋合碗(缺蓋) | 口徑 17.4 公分 |
| 139 青花描紅雲龍紋合碗 | 口徑 17.4 公分 |
| 140 青花釉裡雲龍紋合碗(缺蓋) | 口徑 17.3 公分(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
| 141 康熙仿宣德款青花釉裡雲龍紋合碗 | 口徑 17.5 公分 |
| 142 紅釉梨形壺 | 口徑 4.0 公分 高 13.1 公分 |
| 143 黃釉梨形壺 | 口徑 4.0 公分 高 12.9 公分 |
| 144 青花松竹梅紋梨形壺 | 口徑 4.1 公分 高 11.3 公分 |



- | | |
|------------------|----------------------------|
| 145 青花松竹梅紋高足盃 | 口徑 10.1 公分 高 8.8 公分 |
| 146 青花纏枝靈芝紋高足盃 | 口徑 10.1 公分 高 8.8 公分 |
| 147 青花纏枝番蓮紋高足盃 | 口徑 9.9 公分 高 8.9 公分 |
| 148 青花折枝蓮紋高足盃 | 口徑 9.8 公分 高 8.9 公分 |
| 149 青花雲龍紋高足盃 | 口徑 10.0 公分 高 8.9 公分 |
| 150 青花雲龍波濤紋高足盃 | 口徑 9.9 公分 |
| 151 青花雙飛象雲紋高足盃 | 口徑 10.0 公分 高 8.8 公分 |
| 152 青花波濤五白龍紋高足盃 | 口徑 10.1 公分 高 8.9 公分 |
| 153 青花波濤三白魚紋高足盃 | 口徑 10.1 公分 高 9.0 公分(揚州博物館) |
| 154 釉裡紅三魚紋高足盃 | 口徑 10.0 公分 高 8.9 公分 |
| 155 礬紅三魚紋高足盃 | 口徑 9.9 公分 高 8.7 公分 |
| 156 青花描紅轉枝花卉紋高足盃 | 口徑 9.8 公分 高 8.9 公分 |



- | | |
|------------------|-------------------------------|
| 157 青花描紅海獸波濤紋高足盃 | 口徑 10.0 公分 高 8.8 公分 |
| 158 青花描紅波濤海獸紋高足盃 | 口徑 9.9 公分 高 9.0 公分(上海博物館) |
| 159 白釉暗花雙龍紋高足盃 | 口徑 10.9 公分 高 9.5 公分 |
| 160 釉裡紅三果紋高足盃 | 口徑 11.7 公分 高 10.1 公分 |
| 161 釉裡紅三魚紋高足盃 | 口徑 11.8 公分 高 10.2 公分 |
| 162 青花雲龍波濤紋高足盃 | 口徑 11.9 公分 高 10.4 公分 |
| 163 青花波濤白海獸紋高足盃 | 口徑 11.8 公分 高 10.0 公分 |
| 164 青花蓮托八吉祥紋高足盃 | 口徑 11.9 公分 高 10.2 公分 |
| 165 青花轉枝花卉紋高足盃 | 口徑 12.3 公分 高 11.6 公分 |
| 166 青花折枝四季花卉紋高足盃 | 口徑 11.8 公分 高 10.0 公分 |
| 167 青花波濤龍紋高足盃 | 口徑 15.4 公分 高 17.5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 |
| 168 青花轉枝花卉紋高足盃 | 口徑 15.5 公分 (上海博物館) |



- | | | |
|-----|----------------|---------------------|
| 169 | 青花秉燭夜遊仕女圖凸節高足盃 | 口徑 8.1 公分 高 7.4 公分 |
| 170 | 青花仕女嬰戲圖凸節高足盃 | 口徑 8.0 公分 高 7.6 公分 |
| 171 | 青花海獸波濤紋凸節高足盃 | 口徑 8.1 公分 高 7.4 公分 |
| 172 | 青花波濤白海獸紋凸節高足盃 | 口徑 8.1 公分 高 7.5 公分 |
| 173 | 青花飛龍波濤紋凸節高足盃 | 口徑 8.0 公分 高 7.2 公分 |
| 174 | 黃釉青花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 口徑 26.0 公分 高 5.1 公分 |
| 175 | 藍地白花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 口徑 25.8 公分 高 4.7 公分 |
| 176 | 紫金釉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 口徑 26.0 公分 高 4.9 公分 |
| 177 | 褐黃釉折枝梔子花果紋盤 | 口徑 25.9 公分 高 5.0 公分 |
| 178 | 青花折枝石榴花果紋盤 | 口徑 29.6 公分 高 4.9 公分 |
| 179 | 藍地白花折枝石榴花果紋盤 | 口徑 29.5 公分 高 5.1 公分 |
| 180 | 紫金釉折枝石榴花果紋盤 | 口徑 29.6 公分 高 5.2 公分 |



- | | |
|-----------------|-------------------------------------|
| 193 青花卷草斜格網紋蓋罐 | 口徑 16.8 公分 通高 19.4 公分 |
| 194 青花轉枝四季花卉紋蓋罐 | 口徑 16.2 公分(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 |
| 195 青花雲龍紋罐(缺蓋) | 口徑 16.0 公分 高 13.0 公分 |
| 196 白釉圓鉢 | 口徑 26.4 公分(1990年6月1日紐約佳士德拍賣目錄圖 184) |
| 197 灑藍刻花雲龍波濤紋圓鉢 | 口徑 25.3 公分 高 11.5 公分(北京首都博物館) |
| 198 青花雲龍波濤紋圓鉢 | 口徑 26.8 公分 高 12.3 公分 |
| 199 紅釉直壁碗 | 口徑 13.6 公分 高 7.3 公分 |
| 200 霽青白裡直壁碗 | 口徑 13.8 公分 高 7.7 公分 |
| 201 黃釉直壁碗 | 口徑 13.8 公分 高 7.8 公分 |
| 202 青花雲龍紋大碗 | 口徑 31.0 公分 高 11.6 公分 |
| 203 青花纏枝蓮紋大碗 | 口徑 28.9 公分 高 9.9 公分 |
| 204 青花蓮托八吉祥紋大碗 | 口徑 31.4 公分 高 11.5 公分 |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Hsüan-te Imperial Porcelains (Part I)**

Liao, Pao-show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ABSTRACT**

Hsüan-te imperial porcelains represent a peak in the art of ceramic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 but also in the numbers of pieces that were fired. Although Hsüan-tsung's Hsüan-te reign lasted for only about ten years (from 1426 to 1435), there is no lack to the quality of the ceramics. Many innovations were made in terms of monochrome glazes, colored ware, and decoration during this brief period. The present paper in two parts presents an arrangement and review of surviving Hsüan-te porcelains, including those in public and private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Hsüan-te shards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of the Ming imperial kilns at Ching-te-chen. The result i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Hsüan-te ware, including the variety of vessel shapes, glazes, and "multi-dimensional" use of decoration. The latter term refers to either the variety of glazed decoration that appeared on the same vessel, or the same decoration that appeared on many different vessel types. Also included in the paper is a study of some technical aspects of production, the appearance of reign marks, and specific types of decoration.

Hsüan-te porcelain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of later imperial ware, providing a model for the appearance of vessel shapes, glazes, decoration, and reign marks. The present paper also offers specific example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novations, traditions, and imitations. The many imitations of Hsüan-te ware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testify to the deep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at they had on later generations of ceramics.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八七 to 一五四.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by Donald E. Brix.

Thus, Hsüan-te imperial porcelain ware hold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and deserves further individual study.

Key Words

Hsüan-te imperial porcelain 宣德官窯

glaze 釉

shard 瓷片

Ching-te-chen 景德鎮

multi-dimensional 一元多式

reign mark 款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